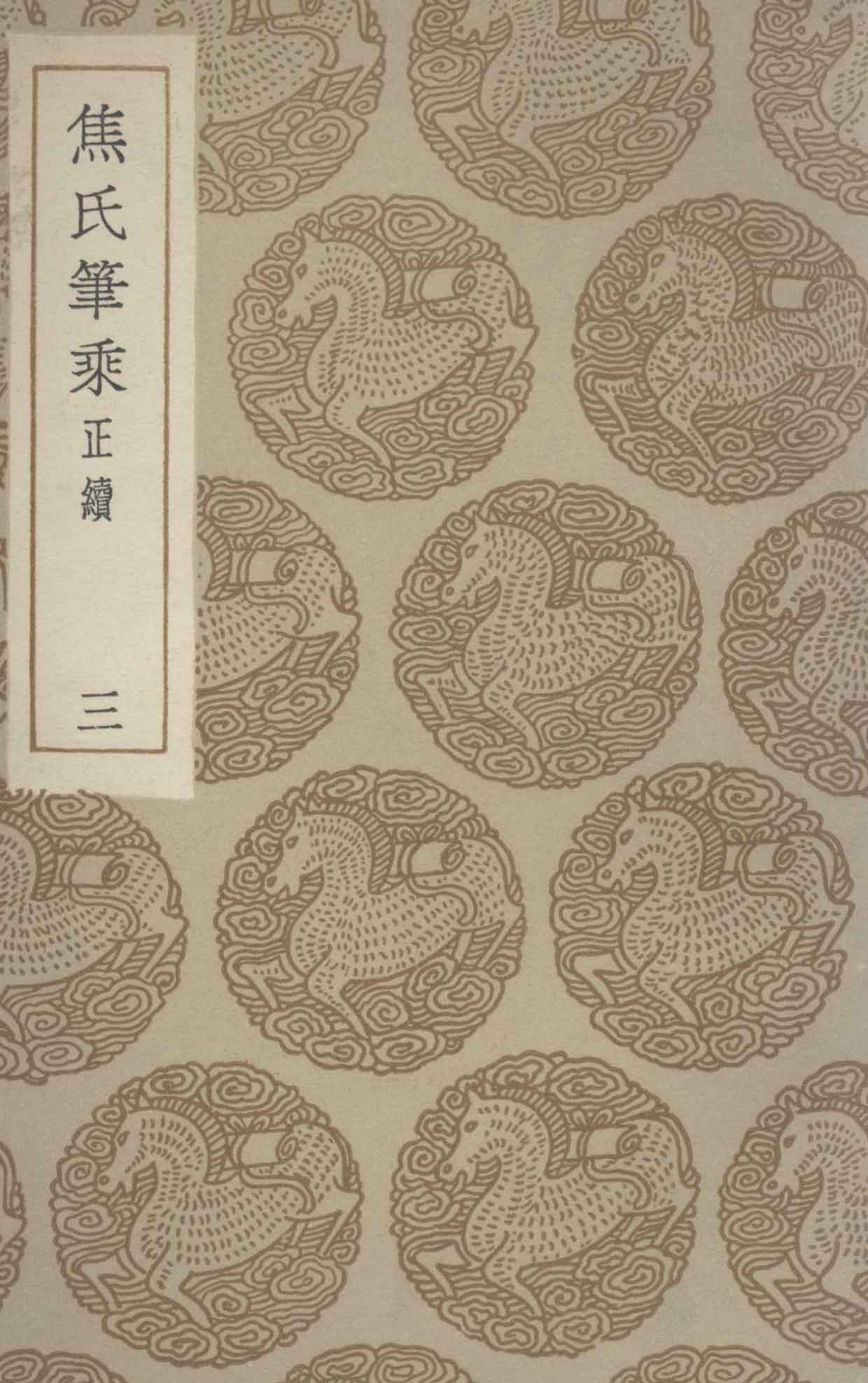


焦氏筆乘正續

三





焦氏筆乘

正續

(三)

焦竑輯

焦氏筆乘續集卷一

讀論語

孔子言默而識之。非默於口也。默於心也。默於心者。言思路斷心。行處滅而豁然有契焉。以無情契之也。以無情契之。猶其以無言契之也。故命之曰默。夫有所學則厭。默識以爲學。學不厭矣。有所誨則倦。默識以爲誨。誨不倦矣。有非默也。故曰何有於我哉。雖然。真能默識者。卽有亦未嘗不無。此又未易以有無論也。

空空如者。孔子也。庶乎屢空者。顏子也。屢空則有不空矣。蓋其信解雖深。不無微心之起也。有微心之起。卽覺而歸於空。顏子之不遠復也。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不善非其動於躬也。自其未兆而謀之。自其脆而破之。自其微而散之。則力少而功倍。老子曰。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散。顏氏散之於微者也。故曰其殆庶幾。

聖人君子。善人有恆者。人之品也。性之在人。不以品而異者。其恆也。性有恆。而人之造性有至與不至。所謂性者。亡也。虛也。約也。性非亡。虛約所可名。而舍之無以名性。則曰亡。虛約云爾。世不知妙其亡。而實之以爲有。不知妙其虛。而增之以爲盈。不知妙其約。而炫之以爲泰。此其所以離於性也。離於性而欲以之。聖難已。雖然。彼雖離於性。而性之亡。虛約自若也。彼自不知耳。

仕與學一理也。而未達者二之。未能自得於心耳。不知仕而優卽爲學。毋離仕而求學也。學而優卽爲仕。毋離學而求仕也。優者無困於心而自得之之謂。

耿在倫先生曰。子游言灑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以本末爲二也。子夏言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知本末之一也。觀草木之根杪。不當離末而求本。則君子之教人。可舍事而談理哉。然曰有始有卒。是猶二之也。二之非聖人也。聖人者無本末。無先後。無始終。如環之中。以游於無窮。

李漸菴先生曰。未悟無生。則死生在前。不能無怖。臨深履薄。有戰兢之心。皆怖也。心怖於中。斯手足無所措於外。曾子一唯之後。生死了然矣。故啓手啓足。暇豫從容。無異平日。豈以怛化爲心哉。其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者。無怖心也。無怖心者。無生死也。

曾皙之志。似虛而實。三子之志。似實而虛。有勇知方。足民小相。皆實用也。而不能無待。待之未至。則我之目前。皆成空闕矣。曾皙者。莫春卽可樂。不擇時也。童冠卽可與。不擇人也。浴沂風雩。卽可爲。不擇地也。彼豈有所待哉。此三子之虛。不如曾皙之實也。曰。夫子云。如或知爾。則何以哉。皙何以不對其問也。曰。此正所以對之也。蓋以謂如有知我者。執此以往耳。而以爲不對其問者。不知學術卽經綸也。不知學術卽經綸。故世之言理者。率秦以來之吏事。而聖門之作用隱矣。

孔子言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又言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

酒困。何有於我哉。學也。誨人也。事父兄。公卿與。勉喪事。謹酒德也。皆聖人日用之常。因物付物之應迹耳。而其心則一無有也。古先生書云。乃至無有少法可得。是名菩提。令孔子而有少法可得。何以爲默識耶。汪伯玉司馬問余曰。孔子自志學至從心。十年一進也。孔子年踰七十。亦更進於從心乎。余曰。非孔子之能進。孔子之能舍也。六十則舍知命矣。七十則舍耳順矣。孔子而未夢奠也。安知不舍從心乎。故始之所是。卒而非之。孔子所以與年而化也。蒙莊旦暮遇之矣。君子思不出其位。易艮之象詞。曾子嘗稱引之。以示人也。不出其位。卽易言止其所也。人性自止。而役於思者。不知其止。或惡思之役也。又欲廢而絀之。皆妄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蓋目動於色。耳動於聲。用而常止者。惟背爲然。夫身之五臟繫於背。百骸九竅之榮衛。背爲之輸。其用大矣。而謂之止者。用而無用也。視不以目。而以背。則視而無視。視常止矣。聽不以耳。而以背。則聽而無聽。聽常止矣。所謂不獲其身也。視而無視。則視不見色。聽而無聽。則聽不聞聲。所謂行其庭。不見其人也。有身而不獲。多其人而不見。是當念而寂。非離念而寂也。離念而求寂。則思廢。墮體絀聰者也。謂之斷見。當念而不寂。則位離。憧憧往來者也。謂之常見。常應常淨。而泊然棲乎性宅。此則非斷非常。唯君子能之。此信果也。必之則小人。不必之則大人。故學惡夫必也。道無高堅前後也。而見爲高堅前後。老子所謂前識也。夫博文約禮。顏子之體諸我也。而我之未竭。故前識生焉。曰欲罷不能。猶有力可用。曰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猶有象可從。未竭也。竭不竭。止不止矣。故曰惜乎未見其止。

孔子自顏子而下。意屬子貢。子貢不能領也。不知命本空空。而索之多聞多見。如貨殖者然。卽不無千慮一中。中以億也。又射覆者之方矣。

子謂子貢曰。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李嘉謀曰。多學之爲病者。繇不知一也。苟知其一。則仁義不相反。忠孝不相違。剛柔不相悖。曲直不相害。動靜不相亂。語默不相反。如是。則多卽一也。一卽多也。物不異道。道不異物。精亦粗。粗亦精。故曰。通於一。萬事畢。

孔子言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又言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其言異矣。要之知卽無知。語非冰炭。蓋知體虛元。泯絕無寄。居言思之地。非言所及處。智解之中。非解所到。故曰。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此非空空何以狀之。故子思謂之不睹不聞。又謂之無聲無臭。曾子少孔子五十三歲。羣弟子之最少者也。孔子晚年得之。了此大事。一貫之唯。口耳俱喪。豈涉生死之流歟。迨門人問之。輒舉忠恕以對。不動目前。全成正覺。所謂信手拈來。頭頭是道矣。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此孔氏頓門也。欲卽是仁。非欲外更有仁。欲卽是至。非欲外更有至。當體而空。觸事成覺。非頓門而何。

孔言一貫。老言得一。學者以一爲至矣。不知實無所謂一。蓋因萬有一。萬廢一亡。子瞻衆妙堂記云。元之又元。衆妙之門。妙一而已。容有衆乎。道士笑曰。一已陋矣。何妙之有。若審妙也。雖衆可也。子瞻殆性與道會者也。

世以出離生死之說。創於西極之化人。而實非也。孔子不云乎。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曰未知生。焉知死。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是時貝葉未播洛陽。葦航未過建業也。而語相懸合如此。學者有會於孔子之言。則化人之書。亦思過半矣。問何謂原始反終。曰原始則知無始矣。反終則知無終矣。無始無終。而死生之念息矣。

人無善無不善。而人以爲善。以爲不善。不知其同也。既得其同。故善者擇而從之。善固善矣。不善者改之。不善者亦善矣。

吾之本性。未始有物。不知性者。弊弊焉取而爲之。愈爲愈敝。舜禹知之。立於物先。而不以物易已。終日爲未嘗爲。終日言未嘗言。方其有爲。非我之爲。故爲而不恃。及其有功。非我之功。故功成而不居。此其有天下而不與也。

意者。七情之根。情之饒。性之離也。故欲滌情歸性。必先伐其意。意亡而必固。我皆無所傳。此聖人洗心退藏於密之學也。曰聖人無意。則奚以應世。曰聖人應世。非意也。智也。意與智奚辨乎。曰於意而離意。意卽智矣。以智而爲智。智亦意矣。染淨非他。得喪在我。如反覆手間耳。斯爲何物。未信何繇。未信而夫子悅之。何故。此學者所當深疑也。學必始諸信。不信則不能一。故信者道之母也。夫語則一人也。默則一人也。靜則一人也。動則一人也。斯不一矣。信有真理。而不信。無理之不真。信有真淨。而不信。無垢之非淨。信有一我。而不信。六極無之而非我。信有一心。而不信。萬物無物而非心。斯不信矣。不一則不可強一。不信則不

可強信。惟知性者能之。

世之噉名者毋論矣。或惡夫名而避之。斯其噉名也。不彌甚乎。王摩詰云。聖人知身不足有也。故曰欲潔其身而亂大倫。知名無所著也。故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蓋離身而反詘其身。知名空而乃不辭其名也。性道一耳。孰爲性。孰爲道。孰聞性道。故可得而聞。猶成二也。不可得而聞。乃真聞也。噫。世知性不可得而聞。惡知夫文章不可得而聞乎。知文章不可得而聞。則文章固性道也。

清者患其無容。夷齊不念舊惡。則清而容物者也。性者我之故物也。溫之而不使寒之。則新知日起。新非離於故也。性本日新。不溫則不知其新。日溫日新。而取之左右逢其原。師資之具也。故可爲人師。

孔子見南子。諾陽貨。赴公山之命。從佛肸之召。所謂入鳥不亂行。入獸不亂羣也。

王剛中曰。道無邪正。自正人視之。天下萬物未始不皆正。自邪人視之。天下萬物未始不皆邪。如桑中。牆有茨。東門之枌之詩。具道閨房淫佚之事。聖人存而不削者。以其一念自正也。昔有學道者。久未有得。一日聞市倡之歌。而大悟。聽人之言。一係乎心術如此。剛中之言。非但見詩人之心思。不及於邪。亦示讀詩者之心術。當依於正耳。

禮者體也。仁不可名。而假於禮以名。如易之天則。詩之物則。皆名也。我有此禮而已。見生焉。則歧克之。所以還於禮也。顏子之不遠復也。仁以天下爲體。孰爲仁。又孰歸仁。蓋歧於己。則天下外矣。克夫己。則天下歸矣。歸卽復也。克己矣。而又言由己。何居己之爲己。無不自由。而有己者。恒失之。故克己。斯能由己也。關

尹曰。能克己。乃能成己。能勝物。乃能利物。能忘道。乃能有道。

禮無體也。有己非禮矣。視聽言動。而勿於非禮。卽爲復禮。非己克而更有禮。可復也。子瞻云。如人病眼。求醫與之光明。醫曰。我但有除翳藥。無與明藥。明如可與。還應是翳。由此言之。世之求明而得翳者。豈少也哉。

載道必以器。不重不威。謂之固。非其器也。學則不固矣。而學之自忠信始。忠信者。無心之謂。措忠信於波流之中。而懸水不能溺。主忠信於客塵之中。而人僞莫能膠。君子所以造道也。

終日不違如愚。悟之以默也。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發其所悟也。夫子退而顏子能發明之。以曉人。此其得之而門人日親也歟。如云。以身發其蘊。則不俟退省然矣。漸菴先生曰。人性本直。因而遂之。則爲剛。彼挾用剛之心者。欲而已。欲豈剛乎。學者知欲與剛之辨。可與言學矣。

孔子於知不知。曰是知也。於每事問。曰是禮也。則孔子之爲聖可知已。世乃謂一物不知。儒者之恥。而相尋於博物。其恥尙失所如此。

晏子曰。唯禮可以爲國。是先王維名分。絕亂萌之具也。定公爲太阿倒持之君。故欲防之以禮。三家爲尾。大不掉之臣。故欲教之以忠。

微生名畝。字高。漢古今人表。晉郭子元。皆言卽尾生者也。生以直信立標。其固甚矣。然能乞醯以通鄉鄰之窮。則亦不專於直也。故夫子善之。

無出不由戶之人。亦無不由道之人。人自不知耳。孟子言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是也。若道可莫由。曷謂不可須臾離乎。

天下多吝與貪者。唯惡夫吝與貪也。故見予若辭者。輒相與多之。而不復論其當否。如此。則辭予常居其是。受取常處其非。而道爲有方之物矣。夫子恐二子之病道也。故代爲權之。令以繼富者移之。周急以九百分之鄰里鄉黨。然後知聖人爲化工之賦物。而有心如二子者。不足爲也。

禮者。心之體。本至約也。約不可驟得。故博文以求之。學而有會於文。則博不爲多。一不爲少。文卽禮。禮卽文。我卽道。道卽我。奚畔之有。故網之得魚。常在一目。而非衆目。不能成網。人之會道。常於至約。而非博學。不能成約。邵堯夫曰。孔子贊易。自伏羲。祖三皇也。序書。自堯舜。宗五帝也。刪詩。自商湯。子三王也。修春秋。自魯隱。孫五霸也。蓋六籍雖舊。而一經刊定。萬世與日月並懸。其事雖述。而功倍於作。豈虛言哉。老彭。王輔嗣。楊中立。皆以爲老聃也。三教論云。五千文容成所說。老爲尹。談述而不作。則老彭之爲老子。其說古矣。

君都而臣拂。彼吁而此俞。虞廷之和也。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孔門之和也。曾子在孔門爲最少。此蓋於師友散亡。而追歎當時相與之盛耳。

禹以克儉名。然於神未嘗不盡物。於民未嘗不盡力也。倘一以儉行之。則韋布之素規。非帝王之盛節矣。非無隱也。欲隱之而不得也。非以行與也。欲不與而不能也。舉足下足。無非道場。一欬一吐。盡成法妙。此

豈可以名理求言思測哉。學者真知行之一字。則六經爲筌蹄。千聖爲過影。釋氏之棒喝。猶屬不親。老聃之微妙。皆爲餘食矣。

問上達下達。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非二物也。君子見性。故不得有。但見其道而不見其器。小人執相。故不得無。但見其器而不見其道。君子上達。故大道可受。而以小知囿之。則非不器之大道。小人下達。故小道可觀。而以大道畀之。則爲無忌憚之中庸。

父在觀其志。而善繼之矣。父沒則觀其行。而善述之。此無改於父道也。豈必終身哉。卽三年能此。亦可謂孝。甚言無改之難耳。所謂爲人子者。無以有己也。

人之於道。以憤悱而通。如之何。如之何者。憤悱之象也。不如此。卽善啓發如聖人。亦無如之何矣。管子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魏伯陽曰。千周萬徧兮。爛份份其可觀。鬼神或告人兮。魂靈忽自悟。噫。非嘗困衡於心者。惡能味其言哉。

凡學之難。難於知也。知及之。夫已豁然還於性矣。自此徹始終也。則曰仁。徹內外也。則曰莊。徹己人也。則曰禮。皆智也。一智而三言之。何居。夫子虞人之弗徹。而幾其徹之也。故丁寧之耳。

禮言事親左右就養無方。事君左右就養有方。無方者。左若右無不當爲也。有方者。左若右有定位也。遊必有方者。豈在親之側。養必無方。而遠遊去親。則凡逆爲之計者。當有定所歟。

夫子言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又言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一置心於無用。一用其

心於不善。同歸於難而已。

易曰。見惡人以避咎也。公山佛肸之爲人何如哉。峻拒之。未必無以召咎。故曰欲往。聊示其心之無繫。如乘桴浮海云耳。子路者。聞乘桴則喜。聞之公山則不悅。見形而不及道。固未易得聖人之趣也。

君子不處非道之富貴。不去非道之貧賤。不去仁也。藉令其去此。何名君子乎。非君子不去仁也。仁自不可去也。終食之間。造次顛沛之際。敏者莫措其手。智者難置其思。而仁在焉。惟君子自知而自信之。斯謂不去耳。於此不去。而以意爲仁。彌爲之而彌遠。日下孤燈。能無失照。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致之爲言至也。止卽易之止其所。書之安汝止也。人性自止。而自昧之。唯當父母之喪。天崩地陷。死且不知。而奚他意慮之有。故致乎性之止者。莫明於此。蓋哀慟已極。而不可謂之動也。原壤登木之歌。乃反而用之。彼自以爲不動。而不知其動也。彌甚。故孔子名之曰賊。噫。斯非知性者。未易辨也。

楊敬仲曰。孔子但言憤。不言所憤者何。但言樂。不言所樂者何。而繼之曰不知老之將至。嗚呼。至矣。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令孔子而有知。其憤樂當不能以終日。況老其身乎。人心卽道。無體無方。其變化云爲。如水鏡之畢照。而非動也。如四時之錯行。而非爲也。世以其無不覺也。名曰心。而實非有可指可執之物也。以其無不通也。名曰道。而實非有可指可執之象也。肫肫浩浩。非思非爲。無始終。無生死。無古今。故不知老之將至。嗚呼。至矣。文王之不識不知。顏子之如愚。子思之無聲無臭。孟子之聖不可知。皆一轍耳。

心本無怒。動乃有怒。心本無過。動乃有過。顏子怒不遷而常止。過不貳而常一。旋覺旋消。不動如故。不動則心尙不有。怒與過其奚著乎。曾子曰。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尙已。此顏曾爲一道也。素以爲絢兮。言巧笑美目。素也。而文在焉。子夏蓋知文質之一也。子夏雅聞一貫之說。乃能及此。夫子曰。繪事後素。則非其心矣。故曰禮後乎。疑不可以禮爲後也。他日斥子游本末之論。意卽如此。夫子夏蔽於文。夫子示之以質。乃子夏之論又超焉。安得不深喜之。曰啓予者。非發夫子之所未知。發夫子之所未言耳。

伯氏有罪。管仲奪其邑三百。而能使無怨言。非罪當其情。有以深服其心如此乎。孔明令廖立垂泣。李嚴致死。得此道矣。習鑿齒曰。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鑑至明而醜者忘怒。水鑑所以能窮物。而無怒者。以其無私也。蓋謂此也。

學之爲言覺也。覺則其習也。時時斯悅矣。不覺則其習也。勞勞斯苦矣。老子曰。絕學無憂。易曰。不習无不利。蓋無學之學。聖學也。不習之習。時習也。無悅之悅。真悅也。苟離性而爲學。刑方爲圓。以鳧企鶴。悅其一廢其百。作於此輟於彼。憂不可勝窮矣。惡乎悅。有朋自遠方來者。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也。舉夫人之桎梏而蟬蛻之。朋之樂。我之樂也。但性無聖凡。根有利鈍。其有未知者。吾姑俟之。而無愠焉。要以覺之而止。此君子一體萬物之學也。天子諸侯謂之君。卿大夫謂之子。蓋非硜硜善其身而已者。故曰學也者。所以學爲君也。學爲師也。楊朱學道於老聃。不可謂錄錄者矣。乃不欲損一毛利天下。知有己而不知

有他也。知天下未始有一物。而不知天下未始無萬物也。知靜而不知動也。則小人而已矣。故孔子於樊遲而小人之。於子夏而小人儒之。凡以徹其蔽而還之性耳。噫。自世亡大人之學。而小人者。遂以述於後世。論語一書。首尾必系之君子。獨無意乎。漸菴先生曰。黨者。意之所向也。仁體虛明。本無一物。奚過之有。唯意各有向。而過成焉。一塵棲心。則羣有橫生矣。糠粃迷目。則四方易位矣。甚哉。偏黨之爲累也。君子觀意欲之一偏爲過。則知意欲之不作爲仁矣。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王道者。仁也。

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禮。老子豈不知禮之卽道。顧離而言之哉。世方執名義膠器數。而吾指之曰非道。冀其進而求之也。求之而有契。然後知禮外無道。道外無禮。經曲非粗。性命非精。而名義器數。舉不足以礙之矣。世儒知禮而不知和。莊列之所鄙也。故曰。彼惡知禮。意以彼知和矣。而又礙於禮。則是非真和也。豈有轉徙恣睢流蕩之塗。而可長行者乎。以此爲道。亦老聃之所痛也。微獨有子而已。

子文。文子。其行卓矣。而夫子不許其仁。非忠清之未至也。以其未知也。未知而君子之道鮮矣。夫知之則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皆爲聖人不知。則子文之忠。文子之清。祇爲百姓。故知之於人急也。

道不可名也。而人強名之。唐虞曰時。疇咨若時。惟時惟幾。若不在時是也。孔門曰斯。吾斯之未能信。斯焉取斯是也。然信之在我。非恃道而豐。成之在人。非望道而歉。各自足而已。

舜之治天下。其爲夥矣。然謂之無爲而治者。爲而未嘗爲也。管子曰。其應非所設也。其動非所取也。此言

因也。因也者，舍己而以物爲法者也。感而後應，非所設也。緣理而動，非所取也。呂氏春秋曰：因者，君術也。爲者，臣道也。爲則擾矣，因則靜矣。因冬爲寒，因夏爲暑，君奚事哉？故曰：君道無知無爲，而賢於有知有爲。皆善談無爲者也。豈古之遺言，二子得而聞之故耶？

曾子三省，自問心之詞。人心雖靈，而苦不自覺，故常提撕之云爾。或曰：聞道者無所事省，曾子之三省，殆未聞一貫時歟？曰：曾子而知一貫也，雖萬亦一也。三奚病焉？不然，卽內守幽閒，猶然法塵分別影事耳。非真一也。且聞道者而惡於省也，則道果塊然無知者乎？異日夫子示曾子曰：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道非德不尊，德非道不明。又曰：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雖得之，君子不貴也。然則世之自詭於知道而德不修者，皆孔曾之弃也。

孔子曰：主忠信。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人人有此忠信，而不自知其爲主，人人有此忠恕，而不知其卽爲道，舍無妄而更求，是自成妄也。故曰：無妄之往，何之矣？夫門人疑一貫之說，如繫風捕影之難，而曾子斷斷然以忠恕盡之，然能直信曾子之言者，誰乎？楊敬仲曰：夜半爨火滅，饑者索食，對燈而坐，不知燭之卽火也，則終於饑而已。忠恕之論，燭喻也。

人施詐不信於我，常情必億逆應之，而億逆每忒。夫不億不逆，而亦能先覺，此人心自有之明，不必聖人也。而人率以意失之，惜哉！蓋此心之覺，自神自明，不慮而知，不學而能，吾能不以億逆亂之，斯賢於人耳。非賢其覺也，賢其不以億逆亂吾覺也。

余語傅廷尉曰。人檢括其身。不令多過。如欲爲司馬溫公。徐仲車之流。則可矣。若以進於聞道之君子。則未也。傅曰。孔子不言居處恭。執事敬乎。余曰。孔子於樊遲。非惡其不恭。而誨之恭也。以其不知仁。而因事以覺之也。蓋不知恭卽仁。則有恭有不恭。知恭卽仁。則無之而不恭。所謂雖之夷狄。不可棄也。不可棄者。卽道不可須臾離之謂也。

味道者務多。知道者棄多。忘道者不厭多。何者。知多之不爲礙也。然此非太宰所及也。彼以夫子多能。輒疑其非聖。亦知用心於約矣。故曰太宰知我乎。知多能以少賤之故。則以多求道。非其路也。其統之有宗。其會之有元。何多之有。乃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則異此矣。故充太宰之見。則一塵可以蔽天。一芥可以覆地也。況於多乎。充黨人之見。則游之乎羣。數之塗而非數也。投之乎百爲之會。而非爲也。無成名者。乃其所以大成也歟。夫太宰得於一。而以疑夫子之多。黨人得於多。而不以妨夫子之一。合二說而聖人之道。愈以發明於天下。則二子者。皆非凡流也已。

不由徑。不私謁。細事也。而以概滅明之平生。子游之知人。蓋有道矣。漢人云。捷徑邪至。吾不忍以投足。干進苟容。吾不忍以脅肩。語本諸此。史傳滅明狀貌惡。欲事孔子。孔子以爲材薄。旣以受業。退而修行。名施乎諸侯。子游所舉二事。其修行之占與。

過而不改。是謂過矣。王汝中曰。過者。無心之失也。安於過而不改。則謂之故。書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此其辨也。過可以善補。而復有心之故。則必革之。而後復於善。易曰。復。剛反也。革。去故也。夫鼎之實。雉膏。以

其空也。有物塞之則否。必顛以出其否。而復歸於空。斯乃无咎革復之義也。

春秋之時。有以堅白鳴者。此硜硜自好者也。孔子無可無不可。豈爲之哉。夫有堅必有磷。今不曰堅矣。我無以受磨而奚磷。有白必有淄。今不曰白矣。我無以受涅而奚淄。蓋聖人無成心。要以有濟而已。若抱堅白之空名。而一無裨補。則是匏瓜之繫而不食者耳。匏瓜星名。繫卽日月星辰繫焉之繫。匏瓜本可食。此則徒有其名而不食。如詩言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者也。匏瓜說見應柳之天文圖。

蔡邕正交論云。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而二子各有聞乎夫子。然則以交誨也。商也寬。故教之以距人。師也褊。故教之以容衆。各從其行而矯之。至於仲尼之正教。則汎愛衆而親仁。

顏子之學。求之屢空。而子貢以多學而識失之。子曰。女與回也孰愈。欲其自反也。乃曰。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其知識多寡之較。猶然瞶瞶耳。故夫子曰。弗如也。言其真不如顏子。非許之也。陸子靜曾論此。有門人曰。爲是尙嫌少在。味其言。可謂妙得聖人之旨矣。我有一端之學。而人與我異。此異端也。今懵不知學。而指他人爲異端。如露處而譏人之宅爲不美也。善乎。王汝止之言曰。同乎百姓日用者爲同德。異乎百姓日用者爲異端。學者試思百姓日用者爲何物耶。姑無急異端之攻也。

疏水曲肱。簞瓢陋巷。孔顏之陋窮。抑已甚矣。一則曰樂在其中。一則曰不改其樂。此豈勉強以斬勝之哉。勉強不可以言樂。勉強不可以持久。則孔顏之爲樂。必有以也。周茂叔嘗令二程尋孔顏樂處。非求之孔

顏求諸己而已矣。或曰：吾方憂之冲冲也。何樂之可尋？曰：但諦觀憂來何方，作何形相，所依既不立，能依何得生？當體全空，豁然無礙，則轉憂爲樂，在瞬息間耳。

老子曰：道生一，當其爲道，一尙無有也。然一雖非所以爲道，而猶近於本。多學雖非離於道，而已涉於末。二者則大有間矣。雖然，此爲未悟者辨也。學者真悟，多卽一，一卽多也。斯庶幾孔子之一貫者已。

子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又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卽其言而並觀之，則學之所重，輕見矣。奈何文滅質，博溺心者衆也。淮南子曰：精神已越於外，而事復反之，是失之於本。而求之於末也。蔽其元光，而求知於耳目，是釋其昭昭而道其冥冥也。噫！世之言學而不蹈此者，幾希。道不可知，求之者爭爲卜度，皆孔子所謂億也。毋論億而弗中，中亦奚益？關尹子曰：不知道，妄意卜者，如射覆。孟高之存金，存玉，卑之存石，存瓦，是乎非是乎？唯置物者知之。噫！藉令覆孟之下，而無所置也。射者不爲徒勞乎？一旦徹其覆而親見其無一物也。然後知向之金玉瓦石，意見棼棼，皆爲妄想。

世儒類以信言果行者爲躬行之君子，而實非也。彼以硜硜之小人，而欲冒君子之學，豈知其方圓冰炭，不相若乎？唯視聽言動，默爾證真，行住坐臥，冥焉生覺，知大身爲非身，悟形色卽天性。斯孔子所謂躬行者也。然則何言未之有得？曰：躬行者無所爲，無所執。又何所得乎？是未得乃真得也。然則信果可盡廢歟？曰：知道者卽信果無非躬行，何可廢也。關尹曰：聞道之後，有所爲有所執者，所以之人無所爲無所執者，所以之天。抑孰知爲之爲無爲，執之爲無執也耶？知爲而無爲，執而無執，故人卽命曰天。

子貢以博施濟衆爲仁。是求諸事矣。事非所以求仁。故夫子曰何事於仁。以事求仁。雖聖如堯舜。不能無病。故莫若求仁於心。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仁者之心也。自心之無動搖也。謂之立。自心之無窒礙也。謂之達。己欲無動搖。亦欲人無動搖。己欲無窒礙。亦欲人無窒礙。以此爲施。其視教人以善者。萬萬不侔。況夫分人以財者。奚足言哉。天竺書言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施。若人以四句偈爲他人說。其福勝彼。卽此意也。學者未造於此。當近而取譬。取譬者參合於心。如云如之何。如之何也。亡何豁然。還其本真。則立達之妙。天然自足。不假外求。而仁全矣。何者。人心自立自達。所謂仁之方者。一明之而已。非有加也。

孔子言己空空無所知。唯叩問者是非之兩端而盡言之。舍此不能有所加也。蓋孔子自得其本心。見聞識知。泯絕無寄。故謂之空空然。非離鄙夫問答間也。淨名云。言語文字。皆解脫相。所以者何。解脫者。不外。不在兩間。文字亦不內。不外。不在兩間。是故無離文字說解脫相。世人作無著任緣之解。旣墮邪觀。起寂然冥合之心。亦存意地。於本地風光。有何交涉。昔有學者問於師曰。不作意時。還得寂然否。答曰。若見寂然。卽爲作意。噫。此空空之妙詮也。

見大賓承大祭。與施諸己而不願。此其心豈窮索而獲哉。吾所自有也。反而得之。則出門使民。與施諸人者。無之而非是。奚怨奚弗怨。何也。舍其心而外索。故施而不應。斯怨。怨斯弃。是心也。吾之自有。猶食焉者之自飽也。何與於人。而冀人之應爲。知此者。可以識仁。可以明學。文王旣沒。文不在茲乎。孔子學於古聖。

人詳矣。此獨言文王者。何居。胡正甫曰。詩稱文王。功業極於光顯。乃語其德之所紐。特曰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曰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於岸。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孔子之空空而毋意必固。我殆默契於此也。子思作中庸。明家學。亦咏嘆於詩曰。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意亦可見已。故法言曰。仲尼潛心文王矣。達之顏子。潛心仲尼矣。未達一間耳。志於道者。舍孔顏所孳孳而弗求。則何求哉。

克伐怨欲不行焉。夫子嘆其難。不許其仁。世謂不行爲守仁爲化。由守斯可化。殆非也。率是道也。如靈龜曳尾於塗。拂迹迹生。而豈求仁之路哉。語云。能制一情者。可以成德。能忘一情者。可以契道。制情者。絕之始萌也。然制情。情存。第不造於惡而已。忘情者。情未萌也。情旣不萌。忘何所忘。情忘。心空。道將來契。斯孔門之所謂仁耳。

讀中庸

中庸一書。孔氏之微言也。而解者多失之。不知以中庸釋中庸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釋天命也。自誠明謂之性。釋率性也。自明誠謂之教。釋修道也。何謂於穆。蘇子曰。天也者。非人之目力所可至也。目力之所極。蒼蒼耳。蒼蒼耳。故謂之元。此命之說也。居見聞之地。卽見聞所不及處。思爲之際。卽思爲所不到。非於穆而何。故曰不睹。曰不聞。曰隱。曰微。曰未發。誠也。人生而靜。天之性也。率其性而不動。於情則爲道。誠者。天之道也。誠明者也。修是道而歸其本。則爲教。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明誠者也。然則率其性。斯道

在矣。而戒慎之。恐懼之。何居。曰。性之靜。非離情以爲靜也。而不知性者。常倚於情。夔夔齋栗。不敢離一絲焉。所以慎之也。慎獨矣。而必系之喜怒哀樂者。何也。曰。聖人獨能無情哉。喜怒哀樂。雖其憧憧焉。皆未發也。易曰。天下何思何慮是也。不然。卽撥喜怒哀樂而去之。不得言未發也。首楞嚴曰。縱滅一切見聞覺知。內守幽閒。猶爲法塵。分別影事是也。曰。動於情矣。而欲以之性。則何居。曰。未嘗動也。而夫人妄以爲動。知其未嘗動也。情亦性矣。何也。水可爲波。而波未嘗不水也。性可爲情。而情未嘗不性也。噫。非知性知天之君子。孰能辨之。

中庸之言中。猶論語之言仁也。子思特異其詞。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則可觀已成性存存。無方無門。故謂之中。肫肫也。而待衆形之雕。淵淵也。而供萬有之酌。浩浩也。而中一曲之用。故謂之本。循性而動。其動也止。故謂之節。不處聖而增。不在凡而縮。不此通而彼塞。故謂之達。中和何以言致也。曰。中和性也。而無以致之。則遠。覺之所以至之也。兵法曰。致人而不致於人。此其喻也。致虛致道。致曲皆致之也。曰。中和也。而待致乎。曰。中和而惡於致也。則道何以言修哉。致與修非力之也。覺而反其本之謂也。故不行而至。斯真致矣。無所修之修。斯真修矣。易曰。知至至之。此之謂也。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何也。曰。是性也。其在上則名天。其在下則名地。其中處則名萬物。皆我之性也。人不知性。所謂肝膽楚越也。而惡乎位。且育之。人復其性。所謂宇宙在乎手。造化生乎身也。而惡乎不位。且育之。蓋有方則封畛立。有體則小大生。神無方。故彼卽我。我卽彼也。易無體。故小卽大。大卽小也。未嘗

分異隔閡。而自然達乎神明。盡性之極也。

薛君采曰。中庸精義。盡之首章矣。自此以往。則第二義之談也。曰。非然也。喜怒哀樂皆性也。舜之孝。武王之征伐。周公之制作。九經三重之施爲。皆喜怒哀樂也。而惡能淺深之。子思亦虞人之異觀之也。而發其端曰。費而隱。費非待隱而立也。隱也者。言乎費之妙也。彼曰。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者。若言其一。實不免於二之矣。

中庸其至矣乎。可以知。知非至也。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知焉。可以能。能非至也。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能焉。非聖人不能知。不能能也。中庸不可能。聖人亦不能之也。不可能則爲至道。不能之則爲至德。以至德凝至道。冥其情以反乎中之謂也。曰。道果如是至乎。曰。此非予言也。固子思子之言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者。當喜怒無喜怒。當哀樂無哀樂也。僧肇云。知惱非惱。則惱亦淨。以淨爲淨。則淨亦惱。知惱之非淨。卽知發爲未發。可以觸類而通矣。

或疑致中和。何以天地位萬物育。余曰。天地萬物自位自育。中和未致者。以爲不位不育。淨名經。舍利弗言。我見此土。邱陵坑坎。荆棘砂礫。穢惡充滿。螺髻梵王言。仁者心有高下。不依佛慧。故見此土爲不淨耳。譬如日月。豈不淨耶。而盲者不見。是盲者過。非日月咎。衆生罪過。不見如來。佛國嚴淨。非如來咎。又云。譬如諸天。共寶器食。隨其福德。飯色有異。飯豈有異。異自天耳。

曾子曰。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尙已。蓋迷悟悉空。法塵俱淨。非限量之所及。豈言論之能詮。善乎陸子靜之言至。是雖夫子亦不能逃於曾子矣。臨濟初視黃蘗如登天也。一見大愚。輒曰。由來黃蘗佛法無多。子至此。黃蘗亦不能逃有臨濟故也。

孟子言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又言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孩提之童。與赤子異。赤子始生。塊然純樸。非無天地萬物。而不知天地萬物。識未生也。孩提之童。則知識生。混沌鑿矣。大人知識。千轉萬變。而不失赤子之心。處弱喪而得大歸者也。老子曰。如嬰兒之未孩。又曰。含德之厚。比於赤子。皆此意。余童子時。家有一書。專論未發之中。髣髴記其二語曰。赤子是未發。孩提則已發。當時深疑之。迨今始得其解。然不記爲何人書矣。

問赤子無知。何以應務。曰。應務不賴知也。莊子注云。嬰兒之始生也。不以目求乳。不以耳向明。不以足操物。不以手求行。豈百骸無定司。形貌無素主。而專由知以制之哉。世人不知知之自知。又爲知以知之。不見見之自見。又爲見以見之。皆附贅懸疣也。列子云。仲尼能廢心而用形。夫能廢心而用形者。其惟赤子乎。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天卽清淨本然之性耳。人患不能復性。性不復則心不盡。不盡者。喜怒哀樂未忘之謂也。由喜怒哀樂。變心爲情。情爲主宰。故心不盡。若能於喜怒哀樂之中。隨順皆應。使雖有喜怒哀樂。而其根皆亡。情根內亡。應之以性。則發必中節。而和理出焉。如是則有喜非喜。有

怒非怒。有哀樂非哀樂。是爲盡心復性。心盡性純。不謂之天不可得已。

問夜氣曰。頃萬純初訪余僧寮。問談向夜留不能去。時春雪生寒。僮僕靜默。因誦王摩詰之語。深卷寒犬吠聲如豹。村墟夜春。復與疏鐘相間。真當日事也。久之雨聲暫歇。賓主嗒然。茗冷燈殘。形骸忽廢。故知善言未發者。無如孟子矣。問平日之氣。曰。人之旦也。一夢甫終。諸緣未始。靈臺恬曠。虛白自生。非息之以夜能有是乎。學者於此。警地一下。何事不了。樂天詩所謂前後際斷處。一念不生時也。

子庸有云。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孟子之名孔子也。但可爲孟子自道之言。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曾子之名孔子也。但可爲曾子自道之言。或疑之。余曰。言高則遺下。聖人之道無高。言淨則遺垢。聖人之道無淨。

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唯心之謂。與夫操則存。舍則亡者。非貴操而賤舍也。言其無所容操也。出入無時者。非言出入也。言其無出入之時也。是心也。欲爲之。操舍不可得。欲求其存亡。出入不可得。則唯有莫知其鄉而已矣。莫知其鄉。卽莊子所謂無何有之鄉也。知其爲安身立命之處。而棲志於是。斯妙於存心者已。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唯聖人可以踐形。形性豈二物哉。知形之非形。則形色卽天性耳。莊生曰。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猶二之也。至言頌論形軀合乎大同。大同而無己。無己惡乎得有。有則求其爲己。了不可得。形性其奚擇乎。

焦氏筆乘續集卷二

支談上

孔子與老子同出周季。良由黃虞漸遠。故大聖迭起。以振羣蒙。非偶然也。釋教周時未入中國。孔老同時。問答爲之徒者。或至參商。儒學絀老子。老子亦絀儒學。絀儒學者。非獨不知老。亦不知老。絀老子者。非獨不知老。亦不知儒。善乎曹德芳之語。高叔嗣曰。聖人之言道。如人之名天也。中國謂之天矣。匈奴則謂之撐犁。豈有二哉。天固不自知。而人強名之。又爭辯之。故學者誠求至於道。凡支言可忘也。

性命之理。孔子罕言之。老子累言之。釋氏則極言之。孔子罕言。待其人也。故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然其微言不爲少矣。第學者童習白紛。翻成玩狎。唐疏宋注。錮我聰明。以故鮮通其說者。內典之多。至於充棟。大抵皆了義之談也。古人謂闍室之一燈。苦海之三老。截疑網之寶劍。抉盲眼之金鑰。故釋氏之典一通。孔子之言立悟。無二理也。張商英曰。吾學佛。然後知儒。誠爲篤論。

人之未知性命。強訶佛老者。以孔子有攻異端之語也。斯時佛未東來。安知同異。且令老子而異也。何孔子不自攻。而今之人乃攻孔氏之所不攻者耶。王汝止有言。同乎百姓日用者爲同德。異乎百姓日用者爲異端。學者試思。百姓日用者。誠何物耶。姑無論異端也。

世之闢佛者。謂其非中國人耳。不知肅慎之矢。氏羌之鸞。卜人之丹砂。權扶之玉石。中國之人世寶之。獨

其微言妙論。乃揜耳不欲聽。亦可怪已。嘗謂此性命。我之家寶也。我有無盡藏之寶。埋沒已久。貧不自聊矣。得一賈胡焉。指而示之。豈以其非中國人也。拒其言哉。彼人雖賈胡。而寶則我故物。人有裔夏。寶無裔夏也。況裔夏無定名。繇人自相指射。我指彼爲裔。安知彼不指我爲裔耶。達者可爲一噓。

或病佛離人倫去妻子。與儒道異。管登之曰。佛雖令比丘辭親出家。當其說法。人天畢集。比丘特其中一類耳。夫釋迦旣示同比邱之迹。金粟如來。復現淨名身。示同居士之迹。正以表六親之不障道也。況佛度盡衆生。而反遺其眷屬。必無此理。其敕比丘出家。所謂令先出生死。而後隨順衆生入生死者也。人道非稼圃不生。而孔子鄙樊遲之請學。非妻子不續。而佛聽比丘之出家。蓋必有不學稼圃者。而後可以安天下之爲稼圃者。亦必有不戀妻子者。而後可以度天下之有妻子者。今人無志於了性命。而逆憂其乏妻子。皆戲論也。

首楞嚴觀音大士。隨機現身。若佛身。聲聞身。梵王身。人王身。比丘身。童男童女身。天身。龍身。以及人非人。有想無想等。凡三十二應。華嚴善財童子。參善知識。文殊普賢。比丘比丘尼。長者童子。優婆夷。仙人。外道。國王。婆羅門。凡五十三人。蓋以示道無不在耳。邵堯夫詩云。能休塵境爲真境。未了僧家是俗家。由此言之。正不當以緇素爲斷也。

孔孟之學。盡性命之學也。願其言簡指微。未盡闡晰。釋氏諸經所發明。皆其理也。苟能發明此理。爲吾性命之指南。則釋氏諸經。卽孔孟之義疏也。又何病焉。夫釋氏之所疏。孔孟之精也。漢宋諸儒之所疏。其

糟魄也。今疏其糟魄則俎豆之。疏其精則斥之。其亦不通於理矣。

孔老釋迦之出爲衆生也。法華云。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緣。故出見於世。又云。諸佛如來。但教化菩薩。諸有所作。常爲一事。唯以佛之知見。示悟衆生。知佛則知孔老矣。後世源遠流分。三教鼎立。非聖人意也。近日王純甫、穆伯潛、薛君采輩。始明目張膽。欲合三教而一之。自以爲甚偉矣。不知道無三也。三之未嘗。三道無一也。一之未嘗一。如人以手分擘虛空。又有惡分擘之妄者。隨而以手一之。不可也。夢中占夢。重重成妄。

王汝中云。人言世儒借路禪家。非也。豈惟吾儒不借禪家之路。禪家亦不借禪家之路。吾儒亦不借吾儒之路。數語甚當。香嚴問滄山西來意。滄山曰。我說自我底。不干汝事。終不加答。後因擊竹有悟。始禮謝滄山曰。當時若與我說破。豈有今日。禪家不借禪家之路也。堯夫學於李挺之曰。願先生微開其端。勿竟其說。伯淳曰。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卻是自家體貼出來。此儒家不借儒家之路也。經頌云。彼既丈夫。我亦爾。何得自輕而退屈。學道者當盡掃古人之芻狗。從自己胸中。闢取一片乾坤。方成真受用。何至甘心死人腳下。

支談中

羅先生云。仁者人也。分明我卽是仁。卻不肯自信爲仁。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分明我卽是知。卻不肯自信爲知。世人顛倒。往往如此。華嚴論云。三乘之器未迴。心者常居法界海中。諸佛境界。與佛同。

德同身終不能信。不覺不知。別求佛見。文始經云。觀道者如觀水。以觀沼爲未足。則之河之江之海。曰水至也。不知我之津液涎淚皆水。

易曰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夫內無思則心不知心。外無爲則身不知身。內不見心。外不見身。則寂然不動。感以寂通。則不以心知。不以身爲。無思而無不知。無爲而無不爲。是謂通天下之故。此卽常應常淨之說也。非至神何以與此。

世人不識真清淨體。以無爲爲清淨者。非也。道家定觀經偈云。智起生於境。火發生於緣。各得真種性。乘流失道原。起心欲息。知心起知更煩。若知知本空。知卽衆妙門。又釋氏心銘亦曰。止動歸止。止更彌動。唯滯兩端。寧知一種。一處不通。兩處失功。迷有沒有。從空背空。今以兩偈發明。卽見清淨真體。定觀偈言。智生於境。火發於緣。智與火卽是吾之心智。由智逐境。心緣物而情識生焉。乘其流散。乃失道原。然本是妙明真一種性。自然流注。非有別體。若生心取舍。起念息知。心不可息。祇益煩撓。若知吾心本無有異。由吾自戀。乃失淨體。念念自覺。念念皆空。則無始以來。麤重習氣。頓然清明。釋氏心銘亦不異此。蓋以止止動。動未可止。更增止心。是迷有而入於有。從空而背於空矣。所謂一處不通。兩處失功也。寧知淨穢本空。動止本一。由吾自異。故彼成異。

易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智以藏往。心者。七情之根。有喜有怒有哀樂。非心體也。滌情歸性。謂之洗心。心不離情。精純自注。謂之退藏於密。在我如此。則涉世而未嘗涉世。謂之吉。

凶與民同患。內無我。外無物。則其始無始。故曰神以知來。其終無終。故曰智以藏往。人之一身用而常止。動而常寂者。其背乎。故易曰。艮其背。受而不取。納而不畱者。其腹乎。故老子曰。爲腹不爲目。

易言復以自知。又言復則不妄。復者。迴光自照也。蓋反本還源。方爲自知。反本還源。方爲无妄。若非鞭心入裏。而空事多聞。定復何益。故云。阿難多聞。總持積歲。不登聖果。息緣反照。暫時卽證無生。關尹子曰。萬物之來。對之以性。而不對之以心。性者。心未萌也。向讀之有省。然儒典中絕未有此論。後檢宗鏡錄中引二語。司馬彪云。性者。人之本也。蔡邕云。性者。心之本也。則中郎已道之。但其言含蓄未甚分明耳。又元宗內典云。靜謂之性。心在其中矣。動謂之心。性在其中矣。心生性滅。心滅性現。此可爲蔡語之疏解也。

問空空之門。其下手云何。修爲曰。無始以來。無修證佛。其了手云何。漸次曰。無始以來。無次第佛。李宏甫先生云。無門可入。更入何門。本無不了。更欲何了。

起信論云。修多羅說。若有衆生。能觀無念者。則爲向佛智。故無念有二義。以念爲苦。欲加除滅者。是小乘法。卽念而無念。一念頓圓者。是摩訶衍法。永明云。見性之時。性本離念。非有念而可除。觀物之際。物本無形。非有物而可遣。故云離念之智。等虛空界。

西影禪師名深。有嘗過建業。共論無念之義。翟德孚後至。云念本非有。念不必無。知是義者。是名無念。予

觀馬鳴云。如人迷故。謂東爲西。方實不轉。衆生亦爾。無明迷故。謂心爲念。心實不動。卽此義耳。問何謂原始反終。曰。父母未生之前。始也。此時無有處所。了不可得。四大各離之後。終也。此時亦無有處所。了不可得。始終了不可得。卽今現在何處。故經云。知是空華。卽無流轉。亦無身心。受彼生死。問過去未來。其空已見。此心現在何得言無。曰。無現在心也。翟德孚有言。我一舉心。已屬過去。我心未舉。方名未來。非未來心。卽過去心。現在之心。復住何處。學者知一念纔起了。不可得。是過去佛。過去不有。未來亦空。是未來佛。卽今念念不住。是現在佛。念念相應。卽念念成佛。此是最初方便之門。還源觀云。由於塵相。念念遷變。卽是生死。由觀塵相。生滅相盡。卽是涅槃。經言。學道者。歷三大阿僧祇劫。子欲當處便了。可乎。曰。有是言也。然經又曰。彈指超無學。又曰。不歷僧祇。獲法身。直須單刀直入。豈在延歷歲時。起信論云。若聞無量無邊阿僧祇劫。勤苦修行。乃得涅槃。亦不怯弱。以信知一切法。從本以來。自涅槃故。雖然。三僧祇劫。蓋實有之。始也不信。有佛可成。阿僧祇劫一中也。知有佛當學。阿僧祇劫二終也。知佛在心不在人。阿僧祇劫三到此。猶是暫止化城。未詣寶所。何以故。有佛有衆生。非究竟法故。

佛者。覺也。言覺無所覺也。釋者。放也。言不爲法縛也。三昧者。正受也。言不受諸受也。如此則妙性無寄。天真朗然。苟其有覺有受。祇屬情塵。悉非真際。故華嚴經云。佛法不可覺。了此名覺法。諸佛如是修。一法不可得。

楞伽經曰。前聖所知。轉相傳授。妄想無性。圓覺經曰。圓覺自性非性。性有循諸性起。無取無證。故妄想無

自性圓覺亦無自性。世人或祛妄懷真，未忘二見者，謬生分別耳。毗陵徐士彰與余試南宮，題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勿失之矣。士彰語余曰：此決非孔子之言，何故置此一物胸中耶？余笑而然之。若士彰非隨人悲喜者也。

余論真如無自性，或疑之曰：從上聖人皆言佛性，何得言無自性耶？余曰：無自性卽佛性也。華嚴頌云：如其心性而觀察，畢竟推求不可得。一切諸法無有餘，悉入於如無體性。又云：譬如真如本自性，其中未曾有一法，不得自性是真性，以如是業而迴向。

此淨妙明心也。外道見爲自然，凡夫見爲生死聲聞，見爲四諦緣覺，見爲因緣小菩薩，見爲但空大菩薩，見爲中道諸佛，見爲實相惟一真空，見有差別，見雖差別，空性不殊。王介甫詩云：侏儒戲場中，一貴復一賤。心知本是同，所以無忻怨。故但爲戲劇，貴亦可賤，亦可貴而之賤，賤而之貴也。亦無不可，無忻怨。故但證真空佛菩薩，可聲聞緣覺，可凡夫外道，以至四魔八萬四千煩惱門，亦無不可，無取舍故。

首楞嚴言二種根本，一者無始生死根本，則汝今者與諸衆生用攀緣心爲自性者；二者無始菩提涅槃元清淨體，則汝今者識精元明能生諸緣，緣所遺者。何謂能生諸緣，緣所遺者？余鄉殷時訓宗伯嘗語余曰：木末蟲無處不緣，獨不能緣於火焰之上；心意識亦無處不緣，獨不能緣於般若之上。余曰：經云：平等眞法界，諸佛不能行，不能到。又曰：實際理地，大魔王不能行，不能到。若有法界可行可到，猶成二見。關尹子曰：非有道不可言，不可言卽道。非有道不可思，不可思卽道。

問悟真空妙理者。萬不得一。今何謂不施人力。卽得無疑。曰。旣謂虛空。千聖拱手。何處可以厝力。普超三昧。經云。阿闍世王曰。唯願濡首。解我狐疑。濡首答言。大王所疑。恆河沙等。諸佛所不能決。所以者何。假若有人。自言我以灰塵煙霧。汙染虛空。寧堪任乎。答曰。不能汙。濡首又問。設今大王。取此虛空。洗之使淨。寧堪任乎。答曰。不能洗。濡首曰。吾以是言。大王之疑。恆河沙等。諸佛不能決也。蓋衆生不了。自心妄生。垢淨迷悟之解。遂於無疑中起疑。無決中求決。若能諦了。豁爾意消。尙無疑與無疑。何懷決與不決。故佛說無生無得之理。皆是一期隨宜可便。

問古人雖言無修無學。但恐落空。不免疑畏。曰。寶頂經云。佛告迦葉。譬如有人。怖畏虛空。見人搥胸叫呼。汝等爲我除此虛空。此空爲可除不。迦葉言不可。世尊佛言。迦葉。若有沙門。婆羅門。怖畏性空。我說是人。失心狂亂。所以者何。一切諸法。竝是說空方便。若畏此空。云何不畏一切諸法。若惜諸法。云何不惜此空。佛性論問云。此經爲顯何義。答爲示一切諸法。本性非有。故說法空。非關法滅。然後得空。故於空性。不應生怖。因妄說真。真無自相。從真起妄。妄體本虛。妄旣歸空。真亦不立。論云。當知一切染法淨法。皆悉相待。無有自相可說。大智度論云。若世諦如毫釐許有實者。第一義諦亦應有實。此之謂也。

現前心通前心後心。猶如眼見前佛後佛。萬濃同時。文始經曰。知道無時者。能以一日爲百年。能以百年爲一日。知到無方者。能以一里爲百里。能以百里爲一里。故云。遠近世界佛。及衆生三世一切事物。莫不於一念中現。何以故。一切事法依心而現。念旣無礙。法亦隨融。是故一念卽現三世事。超顯然。所以經偈

云。一念普觀無量劫。無去無來亦無住。如是了知三世事。超諸方便成十力。又云。始從一念終成劫。悉從衆生心想生。一切刹海劫無邊。以一方便皆清淨。

華嚴論云。涅槃訶二乘曲見。佛從兜率天宮降神處胎。如是入相成道。皆爲曲見。如華嚴經智入三世而無來往十方諸佛。以無古今性。成大菩提。一念見道。古今見盡。新故總無還。同已前億千劫佛。不可說劫佛。一時成佛。亦與未來不可說劫佛。一時成佛。以自證見三世無時故。無時卽無來去故。

支談下

問如來藏具種種功德。今但離一切相。何以滿足如來法身。曰。約教中有表有遮。離一切相爲遮。具種種功德爲表。其實遮中卽是表也。起信論所言。功德有大智慧光明義。有徧照法界義。有真實識知義。有自性清淨心義。有常樂我淨義。有清涼不變自在義。有滿足無所少義。雖有此諸功德。而實無差別之相。離分別相。是故無二。故無明不起。卽是智慧。若心起見。卽有不見。心性離見。卽是徧照。若心有動。非真識知。心能不動。卽是真識。無有自性。卽是清淨。非常非樂。非我非淨。卽是常樂我淨。有起則有變。無起無變。卽是自在。更見前法。則有所少。卽此一心。更無所念。卽是滿足。準此離一切相。卽如來藏。卽如來法身。世有窮歲默坐。猿對茶椀。鳥棲禪庵。而臨機應務。照用全虧者。是斷滅種性之人。非真知無念之理也。蓋實際理地。不染一塵。清淨門中。不捨一法。苟其內照發明。窮源徹底。何理不燭。何事不通。故佛言我住於無念法中。得如是黃金色身三十二相。放大光明。照無餘界。

首楞嚴云。初於聞中。入流亡所。所入既寂。動靜二相。了然不生。此分明示人入手也。偈云。旋汝倒聞機。反聞聞自性。蓋自性亡所。亡所曰寂。人唯逐於前塵。念念相續。故不能當念而寂。回光反照。本地風光。瞥爾現前。一可亡。六可消矣。不特觀音大士也。十二菩薩。皆此方便。如曰旋見循元。曰反息循空。曰還味旋知。曰旋法歸無。曰旋湛心光。旋者。回光返照也。

首楞嚴曰。逆。逆生死。欲流返。窮流根。至不生滅是也。陰符曰。殺人發殺機。天地反覆是也。文始曰。冥。一情冥爲聖人是也。皆回光返照也。

文始經決。非關尹子作。其所言嬰兒蕊女。士偶呪誦之類。老子時無是言也。然其旨足發首楞嚴之奧。祛後學之疑。令關尹復生。不能易也。如曰。一情惡爲小人。一情善爲賢人。一情冥爲聖人。一情善惡者。自無起有。不可得而祕。一情冥者。自有之無。不可得而示。一情善惡者。爲有知。惟動物有之。一情冥爲無知。普天之下。道無不在。又曰。蜃射影。能斃我。知夫無知者。亦我。則普天之下。我無不在。又曰。我之爲我。如灰中金。而不若礦砂之金。破礦得金。淘砂得金。揚灰終身。無得金者。又曰。人無以無知無爲者。爲無我。雖有知有爲。不害其爲無我。譬如火也。躁動不停。未嘗有我。又曰。物非我物。不得不應。我非我我。不得不養。雖應物。未嘗有物。雖養我。未嘗有我。又曰。今之情。情不停。皆氣所爲。而氣之爲物。有合有散。我之所以行氣者。未嘗合。未嘗散。有合者生。有散者死。彼未嘗合。未嘗若者。無生無死。客有去來。郵常自若。又曰。譬若大海。變化億萬。蛟魚水一而已。我之與物。蔚然蔚然。在大化中。性一而已。知夫性一者。無人無我。無死無生。噫。

此諸佛之密因也。

世人顛倒無明。從我生也。古人云。衆生性同。虛空煩惱。何處安腳。又曰。吾有大患。爲吾有身。吾無有身。而有何患。如此則源涸流乾。根危葉謝。寧有無明。復爲我患。永嘉云。心與空相應。則譏毀贊譽。何憂何喜。身與空相應。則刀割香塗。何苦何樂。報與空相應。則施與劫奪。何得何喪。

古云。六道之道。離善之惡。離惡之善。二乘之道。離漏之無漏。菩薩之道。離邊之中。諸佛之道。無離無至。何以故。一切諸法。卽是佛道。故所以言阿鼻。依正常處。極聖之自心。諸佛法身。不離下凡之一念。爲是故也。如此。則佛凡都無分別耶。曰。佛凡諸法。從心幻生。心本無形。法有何相。寶積經云。一切法是菩提。乃至五無間業。亦是菩提。何以故。菩提無自性。五無間業。亦無自性。是故無間業。卽是菩提。華嚴論云。六波羅蜜中。無方便波羅蜜者。爲方便。波羅蜜行於非道。彼小器。未堪聞也。所以者何。有畏愛故。故道非道。不爲礙。畏愛自爲礙。若是大智量人。一切舉動。施爲。語默啼笑。盡成佛慧。故變惡爲善。或變善爲惡。使惡法教化。十地菩薩。使善法教化。六道衆生。能向明處。解明縛。暗處解暗縛。撮土成金。撮金成土。隨機應物。變弄自由。豈道非道所能牽繫耶。菩薩行於非道。詳具淨名經。

問學道先悟否。曰。悟甚麼。然則先修否。曰。何處修。曰。明了之人。究竟如何。曰。亦無究竟。佛說持戒。如何行。持曰。教誰行持。華嚴經云。身是梵行耶。身業四威儀。乃至佛法僧十衆七遮。和尚羯磨壇場等。是梵行耶。如是諦觀求梵行者。了不可得。是故名爲清淨梵行。如是持戒。不見自身。能持戒者。不見他身。有破戒者。

非凡夫行。非賢聖行。不見自身。發菩提心。不見諸佛成等正覺。若好若惡。若有少法可得。不名菩提。不名淨行。

客有患夢境紛擾者。問余曰。子夢奚若。余曰。夢境寧。一時我無喜。紛擾時亦無患。客曰。何也。余笑曰。既謂之夢矣。尚苦分別耶。曰。何以言寤寐恆一。余曰。寤寐原一。子自二之耳。如來示教勝軍王經曰。大王當知。譬如夢中所見可愛園林。可愛山谷。可愛國邑。及諸異類。彼夢覺已。所見皆無。如是大王國祚身命。虛偽無常。一切皆如夢所見。故知夢中境界。覺時境界。唯心所見。更無有異。世人但信夢境是虛。例執晝境是實。是以大覺垂愍。設況比知。將所信之虛。破所執之實。令所執之實。同所信之虛。頓悟法空。皆入宗鏡。淨名經云。所見色與盲等。所聞聲與響等。豈是不見不聞。同於木石。永明云。但息自心。非除法也。法本自空。無所除也。所以滿眼見色。滿耳聞聲。不隨不壞。了色聲正性故。何者。若隨色聲之門。即墮凡夫之執。分別妍醜之相。深著愛憎。傾納讚毀之言。妄生忻厭。若壞色聲之相。即同小乘之心。此有三過。一色等性空。無可壞故。若壞方空。非本空故。二由空即真。同法性故。若壞方真。事在理外故。三由色即空。不待壞故。壞則斷滅。是以如來五眼。洞照無遺。豈同凡夫生盲。二乘眇目。但不隨不壞。了二見之邊邪。非有非空。契一心之中理。則逢緣不礙。觸境無生。

經云。佛告比丘。汝等日夜常生無量百千衆生。若能智照。不起相續之念。即是度衆生。又了念即空。無有起處。即是度盡無量百千衆生。不見有一衆生得滅度者。先佛如是自度。然後轉示他人。苟離此與悲皆

成妄想淨名經云菩薩云何觀於衆生維摩詰言譬如幻師見所幻人如水月中月如鏡中像如空中雲如水聚沫如水上泡如芭蕉堅如電久住菩薩觀衆生爲若此文殊師利言若菩薩如是觀者云何行慈曰菩薩作是觀已自念我當爲衆生說如斯法是卽真實慈也大虛空藏菩薩所問經云猶如於幻師害多幻化衆實無有所害所度生亦然幻化及有情諸佛法亦爾若悟同一性無自性爲性問佛菩薩具諸神變今只了一心將何攝化曰冥寂之門本無不具但專取事相神通卽乖真趣華嚴頌云若以威德色種族而見人中調御師是爲病眼顛倒見彼不能知最勝法故輔行記云修三昧者忽發神通急須棄之有漏之法虛妄故也昔彭城王問諸大德證果卽得成聖者與我左腋出水右腋出火飛騰虛空放光動地我卽禮汝爲師牛頭融大師答言若如是責我證果恐與道乖昔釋迦在僧中演無上道與僧不殊維摩在俗說解脫果與俗無異此正據其內心解與不解以爲差隔豈言形隨證改貌逐悟遷故初祖大師云若一切作處卽無作處無作法卽得見佛若見相時則一切處見鬼何者若作時無作者無作法卽人法俱空當念成佛若迷無作法則幻相現前豈非見鬼故經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宗鏡所言自有真實神變與俗說不同無非演一乘門談無生理一言契道當生死而證涅槃目擊明宗卽塵勞而成正覺刹那而革凡爲聖須臾而變有歸空豈非神變耶洞山云學得佛邊事猶是錯用心何況心外妄求隨他勝境不唯障理反受其殃如鬱頭勝意之流所當深戒起信論云修此三昧者現世當得十種利益一者常爲十方諸佛菩薩之所護念二者不爲諸魔惡鬼之所恐怖三者不爲九十五種外

道鬼神之所惑亂。四者遠離誹謗甚深之法。重罪業障。漸漸微薄。五者滅一切疑惑諸惡觀覺。六者於如來境界。信得增長。七者遠離憂悔。於生死中勇猛不怯。八者其心柔和。捨於驕慢。不爲他人所惱。九者雖未得定於一切時。一切境界處。則能減損煩惱。不樂世間。十者若得三昧。不爲外緣一切音聲之所驚動。知此則命根一斷。境不能遷。世方驚心褫魄。我獨燕處超然。卽謂爲神變。奚而不可。

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論語。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古人於意識。已剔剝分明。但不如內典之詳耳。內典八識。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轉識。藏識。深密經。又於八識外立九識。名謂之真識。其實卽八識也。楞伽於八識約爲三種。謂真識。現識。分別事識。又大乘論具說十二種識。究竟不出一心想也。妙得其門。想成智。若失其旨。智爲想。染淨非他。得喪在我。如反覆手間耳。月燈三昧經偈云。不寂者是想。寂滅者是智。若知想自性。便離於諸想。若有想可遣。是則還有想。若人作是心。是想。誰所起。是想。誰能證。誰能滅。是想。是起想法者。諸佛莫能得。卽於比處。有無我離取著。若其心不生。何由得起。想。若心得解脫。彼則無由起。若證於解脫心。則不思議。

華嚴論云。世尊於南海楞伽山說法。其山高峻。下瞰大海。傍無門戶。得神通者。堪能昇往。乃表心地法門。無修無證者。方能昇也。下瞰大海。表心海本自清淨。因境風所轉。識浪動搖。欲明達境心空。海亦自寂。心境俱寂。事無不照。如大海無風。日月森羅。煥然明白。此理直爲根熟者頓說。種子業識。卽如來藏。異彼二乘滅識趨寂者故。亦爲異彼般若修空菩薩空增勝者故。直明識體。本性全真。卽成智用。如大海無風。境

像自明。異彼深密經意。別立九識。接引初根。漸令畱惑。長大菩提。故不令其心植種於空。亦不令心猶如敗種。解深密經。乃是入惑之初門。楞伽明八識。卽如來藏。淨名卽觀身實相。觀佛亦然。直示惑之本。實與華嚴同。

永明云。徧計。依他。圓成。此三性法門。是諸佛密意所說。諸識起處。教網根由。三性卽是一性。一性卽是無性。何者。從依他起分別。卽是徧計。從依他悟真實。卽是圓成。由分別故。一分成生死。由真實故。一分成涅槃。了分別性空。卽生死成涅槃。迷真實性有。卽涅槃成生死。

永明云。昔有人死至地獄門。見一僧教誦偈云。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惟心造。此人卽得離苦。乃至頌聲所及。受苦之人。當時解脫。蓋地獄心造。了知心造地獄。自空耳。不唯地獄界破。乃至十法界一時破。以入真空一法際故。

智證傳云。如世幻師。幻作男女牛馬。觀者俱生著想。獨幻師無著。了是自心所生故。又如良馬。見物輒驚。獨見自影不驚。知從身所出故。

傅大士偈曰。妄計因成執。迷繩謂是蛇。心疑生暗鬼。眼病見空花。一境雖無異。三人乃見差。了茲名不實。長馭白牛車。

齊劉瑱之妹。鄱陽王妃也。王爲明帝所誅。妃追傷成疾。醫不能療。瑱善畫婦人。殷蒨善寫人面。瑱畫王寵姬。而使蒨畫王。共臨鏡以示妃。妃見之唾曰。是固宜死於是。恩情頓歇。疾亦隨差。

南嶽思大禪師。既獲宿智通。久之。四大緩弱。不能行步。自念病從業生。業由心起。心源無起。外境何狀。病業與身。都如雲影。作是觀已。顛倒想滅。輕安如故。

有僧中夜起。誤踏一茄。疑其鼠也。惡傷生類。還坐懊恨不已。誦往生呪度之。須臾。一鬼來索命甚急。僧曰。我非有心殺汝。辯論間。東方已曙。視之。則一茄耳。於是疑心頓盡。鬼亦不見。

靈潤嘗修唯識觀。一日與法侶登山遊覽。野火四合。衆皆奔散。潤獨安步。顧法侶曰。心外無火。火實自心。謂火可逃。詎能免火。及火至滅。不爲害。

問。心念紛飛。難於攝伏。國清淨上座曰。卻將紛飛之心。以究紛飛之處。究之無處。則紛飛之念何存。返究究心。則能究之心安在。

問。主靜曰。人心本靜。今不了自心。逐境求靜。是欲靜轉動也。善夜經釋云。直觀一念生時。不得起處。自然前後際斷。當處虛寂。

問。止觀。永明曰。但了能觀之心。所觀之境。各各性空。卽安心自息。此名爲止。常作此觀。不失其照。此名爲觀。

問。成佛之理。何得目前了了。分明而見。永明曰。目前無物。是真見佛。

程門每見人靜坐。輒嘆其善學。蓋由見性之難。須假方便以通之。故曰。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牆壁。可以入道。此之謂也。龐居士偈云。世人多重金。我愛刹那靜。金多亂人心。靜見真如性。學者不知靜。爲見性。

之門。其流至如大慧所訶。默照邪禪者。亦異乎吾之所謂靜矣。

問悟道之人。還有習氣否。曰。子患未悟耳。習氣何患。晁太傅曰。得道者如奇人。驟登王位。雖有宿逋之人。自不敢干。此奇喻也。雖然。豈直不敢干之。王者一立。四海之人。悉爲編戶。更有何等處其外而來相干耶。學道之難。爲無捉摸。得道之易。亦爲無捉摸。無捉摸則無處著力。故難。無捉摸則不在著力。故易。古德云。如將寶器。直授貧人。如夜夢千秋。覺而隨滅。迷悟之機。在一線間耳。法華經云。龍女一寶珠。值價三千大千世界。持以上佛。佛卽受之。龍女謂智積菩薩。我獻寶珠。世尊納受。是事疾否。答言甚疾。女言以汝神力。觀我成佛。復速於此文始經云。習射習御。習琴習弈。終無一事可一息得者。惟道無形無方。故可得之於一息。

方子及云。孔子言爲己。乃又言克己。何耶。蓋未悟者當爲己。知己矣。又常克己。余曰。克己所以爲己也。坐人皆以爲然。久之。檢文始經曰。能克己。乃能成己。能勝物。乃能利物。能忘道。乃能。有道。與余語合。

斷際禪師曰。法華長者。令子除糞者。言除惡知見也。淨名於菩薩問疾時。空其室內。除去所有。及諸侍者。言空一切相也。以其右手斷取妙喜世界。置於此土。言淨穢一也。凡此可謂妙得經旨。今世斥佛者。旣未。齊其哉。佞佛者。又第啜其醜。執著名相。違戾真宗。爲害滋甚。耿在倫先生有言。佛語多類易之象。詩之比。蒙莊之寓言。苟非善讀之。與癡人說夢何異。

華嚴疏云。生之無生。真性湛然。無生之生。業果宛然。無生者。生滅自無。非昔有今無也。若將心作無。轉更。

成有。皆屬意根強。知妄識邊事。所謂避峯而趨壑。俱不免於患矣。

空空之門。雖難信入。前人指示。目極分明。略舉數端。以助鞭影。三祖問達磨曰。我心未安。乞師與安。達磨曰。將心來。與汝安。對曰。覓心了不可得。曰。與汝安心竟。龐居士問馬祖。如水無筋骨。能勝萬斛舟。時如何。答曰。我此間水亦無舟。亦無說甚筋骨。德山問龍潭曰。久嚮龍潭。及到來。龍亦不見。潭亦不見。對曰。子親見龍潭。又石頭問大顛。那箇是汝心。曰。見言語者是。石頭喝出。旬日間復問云。除卻揚眉瞬目。將心來。曰。無心可將得。石頭云。元來有心。何言無。無心盡同謗。以上諸人。已是漏泄。不少學者。猶河漢其言。真成機劣矣。

法華經曰。入如來室。著如來衣。坐如來座。爾乃應爲四衆廣說斯經。如來室者。一切衆生大慈悲心是。如來衣者。柔和忍辱心是。如來座者。一切法空是。由此言之。世之以名利心爲慈悲。以貴高心接衆生。以生滅心談實相者。皆得罪於瞿曇者也。

佛與衆生本無差別。了之則境卽成空。執之則法亦爲害。古德云。不觀空以遣累。但取空而廢善。不達有以興慈。但著有而起罪。皆爲不了空有二心。致茲得失。

智巖曰。世人但競耳目之前。寧知生死之際。晁太傅曰。仕宦之間。暗觸禍機。衽席之上。密涉畏途。輪轉之中。枉入諸趣。又曰。世有怨府畏途。禍胎鬼趣。積習晏安於其中。未曾一念覺悟。可謂賢乎。其言痛切。可爲深省。

古云。黃老悲世人貪著。以衆生之說。漸次引之入道。余謂佛之出離生死。亦猶此也。蓋世人因貪生。乃修元元。修既徹。卽知我自長生。因怖死。乃學佛。佛慧既成。卽知我本無死。此生人之極情。入道之徑路也。儒者或謂出離生死爲利心。豈其絕無生死之念耶。抑未隱諸心。而漫言此以相欺耶。使果毫無悅生惡死之念。則釋氏之書。政可束之高閣。第恐未悟無生。終不能不爲死生所動。雖曰不動。直強言耳。豈其情乎。又當知超生死者。在佛學。特其餘事。非以生死脅持人也。

焦氏筆乘續集卷三

師古學暢本源

唐書帝嘗歎五經去聖遠傳習寢譌詔顏師古於祕書省考定多所釐正既成悉詔諸儒議之人執所習共相非詰師古輒引晉宋遺文隨方曉答援據該明出其悟表人人歎服因盼所定書於天下學者賴之拜祕書少監專刊正事古篇奇字世所惑者討析申熟必暢本源

羣經音辨

賈昌朝撰羣經音辨凡五門一辨字同音異二辨字音清濁三辨彼此異音四辨字音疑混五辨字訓得失康定中刊行先是大臣稽古不過秦漢引經議政蓋自昌朝始

婁公

張鷟朝野錄載婁公事史所未具輒錄之納言婁師德鄆州人爲兵部尙書使并州接境諸縣令隨之日高至驛恐人煩擾驛家令就廳同食尙書飯白而細諸人飯黑而粗呼驛長嗔之曰食何爲兩種驛客將恐對曰邂逅浙米不得死罪尙書曰有卒客無卒主人亦復何損遂換取籠飯共食之檢校營田往梁州先有鄉人姓婁者犯贓都督許欽明將罪之衆鄉人謁尙書請救尙書曰犯國法師德兒子亦不能捨何況渠明日宴會都督與尙書共坐因謂曰聞有一人犯法是師德鄉里師德實不識但與其父爲小兒時

共放牛耳。都督莫以師德寬國法。都督遽令脫枷至。尚書切責之曰。汝辭父母。覓官職。不能謹潔。知復奈何。將一楪搥餅與之曰。童却作箇飽死鬼去。都督以此捨之。後爲納言平章事。又檢校他事。將行。待馬未來。於先政門外橫木上坐。須臾一縣令。不知其納言也。遂與之並坐。令有一子。遠覘之。走告曰。納言也。令大驚起曰。死罪。納言曰。人有不相識何罪。令因訴云。有左嶷以某年老眼暗。奏解某夜書表狀。亦得實不暗。納言曰。道是夜書表狀。白日不識宰相。令大慙曰。願納言莫說向宰相。納言曰。南無佛不說。公左右皆笑。使至靈州驛上。食訖索馬。判官言驛家全不祇承。索漿亦不得。納言曰。師德已上馬與公料理。往呼驛長責曰。判官與納言何別。敢不供給。索杖來。驛長惶怖拜伏。納言曰。我欲打汝一頓。大使打驛將碎事。徒流。無以加也。余謂此與唾面自乾語。皆有玩世不恭意。可以想見其人。

滕公知人之鑒

秦州推官滕宗諒。有知人之鑒。向侍中珙。本市人。操刀者。最無行檢。滕布衣日偏與狎。不以刳宰待之。向私一婦人。相得頗厚。其婦人患其夫窺伺。寘毒斃之。泊向之來。具道其實。云茲後無礙矣。向聞之大怒。猝婦人至市。具疏其事。傳刃而逸。人義之。而亦不逐。或謂滕曰。向凶穢若此。而與之交。豈不累盛德乎。滕曰。似向公者。真奇士也。爾輩碌碌。焉能知之。才十數年。果奮發遭遇。出建旌鉞。首辟滕公入幕。及保釐西郊。隨軒亦至。恩顧隆盛。終始不衰。

戶部張侍郎雍。滕之壻也。張本河朔人。世作田業。值犬戎入寇。盡室爲虜。旣達漁陽。暮留張在寺中。主僧見之喜。令侍左右。將七八年。例得剃度。文字欲下。張思之曰。若髡首披緇。無由逃矣。是夕潛遁。與牧馬者偕行。始得達鄉里。閭井桑麻。易之他姓。子然無依。因游學洛中。滕時退居。見張於門側。召而奇之。曰。有前程人也。吾女可以妻之。歸告夫人。夫人怒曰。嘗謂此女奇相。當擇佳壻。如何與丐者。是弃之耳。滕曰。非卿所知。況已有約。在官法不可移。違之必貽咎。夫人信而從焉。乃促張定物。張曰。懷無百錢。何力可辦。滕笑曰。但酒數升足矣。依而餉之。答以襲衣束素。延於清靜處。俾勤志焉。來春果明經登科。方克備禮成會。厥後歷踐清顯。周旋三紀。終於卿貳之祿。其子竟列閨籍焉。

水明樓

蜀王衍宮詞曰。暉暉赫赫浮五雲。宣華池上月華春。月華如水浸宮殿。有酒不醉真癡人。近世詞曲。月明如水。浸樓臺。祖此。然水浸宮殿。雖有形容。而乏蘊藉。入詞曲可。入詩則不可。乃知杜詩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真古今絕唱也。

蒲禹卿

蜀王衍於文明殿試制科。白衣蒲禹卿對策。其略曰。今朝廷所行者。皆一朝一夕之事。公卿所陳者。非乃子乃孫之謀。暫偷目前之安。不爲身後之慮。衣朱紫者。皆盜跖之輩。在郡縣者。皆虎狼之人。姦佞滿朝。貪淫如市。以斯求治。是謂倒行。執政切齒。欲誅之。衍以其言有益。擢爲右補闕。嗟乎。衍何如主也。猶能容納。

直言如此。執政者略不知愧。可謂有人心者哉。至今讀禹卿之語。千載如新。可爲永歎。

顧在珣十在文

衍又有顧在珣者。托滑稽以諫。亦淳于髡優孟之流也。一日衍會羣臣。舉觴不飲。容色不懌。在珣曰。臣聞主憂臣辱。今陛下臨軒不樂。臣願請罪。衍曰。北有後唐。南有蠻詔。朕旣不能弔伐彼。又不爲臣子。此所以憂耳。在珣曰。朝廷有十臣在。陛下何憂。退而以十在文進。曰。只如興土木於禁中。選驍雄於麾下。爰持斧鉞。出鎮藩籬。飾宮殿於遐方。命鑾輿而遠幸。爲釁之端。爲禍之源。有王承休在。摧挫英雄。吹揚佞媚。全無才智。謬處腹心。斷性命於戲玩之間。戮仇讎於樞機之下。有功勞而皆棄。非賄賂而不行。有朱光嗣在。受先帝之付囑。爲大國之棟梁。旣不輸忠。又不知退。恣一門之奢侈。任數力之驕矜。徒爲貪饕之人。實非社稷之器。有王宗弼在。謬陟烟霄。殊非審諤。興亂本則逞章程之妙。恣姦謀則事頰舌之能。心口傾危。尙居左右。有韓昭在。性懷慘毒。心恣貪殘。焚燕軍營。要寬私第。不顧喧騰於衆口。惟思自任於愚懷。有歐陽晁在。酷毒害民。市刑聚貨。叨爲郡守。實負天恩。瘡痍已徧於陽安。蒙蔽猶憑於內密。有田魯儔在。爲君王之元舅。受保傅之尊官。但務奢華。不思輔弼。第宅迴同於上苑。金珠未滿於貪心。有徐延瓊在。出爲留守。入掌樞機。無諤諤以佐君。但唯唯而徇旨。有景潤澄在。搜求女色。取悅宸襟。常叨不次之恩。每冒無厭之寵。敷對惟誇於便捷。佐時不識於經綸。素非忠勤。實爲忝竊。有嚴凝日在。唱亡國之音。銜趣時之伎。每爲巫覡。以翫聖明。致君爲桀紂之昏。使上乏唐虞之化。有臣在。陛下任人如此。何憂社稷不安。衍覽之大笑。賜

綵五百段。加開封府。余以謂聞在珣之言。當慟哭不暇。而直付之一笑。何哉。所謂十在者。以古準。今何代無賢。非獨蜀人而已。

次韻非始唐人

世傳詩人次韻。始於白樂天。元微之。號元和體。然楊銜之洛陽伽藍記。載王肅入魏。舍江南故妻謝氏。而娶元魏帝女。其故妻贈之詩曰。本爲薄上蠶。今爲機上絲。得路遂騰去。頗憶纏絲時。繼室代答。亦用絲時兩韻。是次韻非始元白也。陳後主集。有宣猷堂燕集。五言曰。披鉤賦韻。逐韻多少。次第而用。座有江總。陸瑜。孔範等三人。後主韻得迕格。白赫易夕。擲斥拆暗字。其詩用韻。與所得韻次前後正同。是先書韻爲鉤。坐客均探。各據所得循序賦之。正後世次韻類也。但韻以鉤探。非酬和先倡者。爲小異耳。至近世探韻者。直取一韻。非全篇用之。與古又自不同。

鹽法

唐食貨志。穆宗命河北罷榷鹽。戶部侍郎張平叔。議榷鹽弊。請立糶法。詔公卿議其可否。韋處厚韓愈條詰之。平叔詘服。夫榷不能無弊。而至官爲糶鹽。尤爲非體。子瞻曰。平叔者。不知何人。必小人也。殆非過論。近日鹽法愈密。商竈兩困。而官亦未得其利也。友人袁儀卿。欲盡弛舊法。令民有力者煮鹽。聽人自爲貿易。但於關津立官榷其稅。聞者忻然。以爲易簡可行。不知唐時原自榷鹽矣。

馮商

史記周陽由傳武帝卽位吏治尙馴謹賈誼傳孫賈嘉好學遷不應稱武帝亦安得逆知有賈嘉耶觀張湯傳贊如淳注曰班固目錄馮商長安人成帝時待詔金馬門受詔續太史公書十餘篇劉歆七略云商與孟柳頗序列傳未卒會病死然則續貂者有商與柳不獨褚先生矣又後漢楊終傳肅宗時終受詔刪太史公書爲十餘萬言則今之史記豈得爲遷本書也

日南

古中土立土圭光景尺寸而占地理遠近不知直以中國言之五三侯服間已自差別況異域乎舊唐書日南志晉將灌遂攻林邑王范佛破其國五月五日卽其地立表表在北而日景在表南九寸一分故自北景以南皆北戶以向日也夫日南在中國之南開北牖以南納日景天竺在中國之西則開東戶以受西景以知宇宙之大未易限量鄒衍所言未可以閎闊不經論也

三越

通鑑周顯王三十五年楚人敗越乘勝盡取吳地故東至浙江越以此散漫他出公族爭立或爲王或爲君濱於海上朝服於楚此卽謂東越南越閩越也東越一名東甌今温州南越始皇所滅今廣州閩越今福州皆句踐之裔

石頭城

孫權初都京京者京口也獻帝建安十三年周瑜旣破曹操於巴邱權還京十五年劉備自至京從權借

荊州。權以備領荊州牧。備過秣陵。勸權徙治之。張紘先時亦言。秣陵形勢可爲治所。十七年。權遂作石頭城。徙治之。改爲建業。此石頭城之始也。宋程尙書言。六朝都殿。皆在覆舟山南。而石頭城乃在覆舟山西。十里以外。蔡洲之北。城在山上。三面臨水。亦不正在大江之內。因水國恃舟爲險。而舟來多經石頭。此所以爲鎮守要地也。按歐陽公于役志。言庚子次江口。壬寅夜。乘風次清涼寺。癸卯晨。至江寧府。今清涼寺正石頭城處。然去江濟不啻十四五里。蓋江邊沙壅爲洲。漸成平陸。非復當時之舊矣。今儀鳳門。靜海寺石壁。往往有前人繫纜題字。今亦不可維舟也。

新豐

西京雜記。是後人假托爲之。其言高帝爲太上皇。思樂故豐。放寫豐之街巷屋舍。作之櫟陽。冀太上皇見之如豐然。故曰新豐。然史記。漢十年。太上皇崩。諸侯來送葬。命酈邑曰新豐。是改酈邑爲新豐。在太上皇既葬之後。與雜記所言不同。酉陽雜俎。稱庾信作詩用雜記。旋自追改曰。此吳均語。恐不足用。其非漢人書益明矣。

施

晉語。欒懷子之出執政。使欒氏之臣。勿從從欒氏者。爲大戮。施。注。施。陳其尸也。卽肆諸市朝。是已。肆諸市朝者。磔也。梟也。皆以戮死爲不足。而加以尸肆也。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而宗族有罪。罄於甸人。皆一理耳。一解。施用也。不施其親。言屬苟在親。則設爲流放竄殛之類。以代真刑。是爲不施也。

三墨

韓子曰。墨子死後。有相里氏之墨。鄧陵氏之墨。相芬氏之墨。孔墨之後。墨分爲三。儒分爲八。出意林。

亮采惠疇

亮采惠疇。言能明別其事。而分使致力。疇類皆蒙其惠也。一相得人。分爲法守者。各歸其分。百官賴之。是爲亮采惠疇也。唐虞之師師。高宗之乃僚同心。禹傳說實使之也。說者謂疇卽儔。古字通耳。觀左氏取我田疇而伍之。杜曰。竝畔爲疇。畔。田疆所抵也。以疆界相竝爲疇。卽儔朋之義。漢志。疇人分散。亦指史官朋儔也。不必以疇爲儔。

刀瘡藥

葉南巖公余。應天尹少巖鎧父也。刺蒲日。有赴愬者。流血被面。經重創。腦幾裂矣。公惻然。躬取刀瘡藥。搗治。令舁至幕廳。委謹厚者善視之。戒其家人勿令前。略覈罪狀。收其仇家於獄。餘盡釋之。或問其故。公曰。此人不卽救死矣。死卽抵命者一人。寡人之妻。孤人之子者幾人。干證係累者幾人。破家者幾人。此人愈。特一鬪毆罪耳。且人情欲訟勝。卽骨肉亦有甘心者。不可不防之也。未幾傷者愈。而兩家之訟息。公之存心亦仁矣哉。今記其方。端午日。取韭菜搗汁。和石灰杵熟爲餅。陰乾。用以敷傷處。血卽止。雖骨破者亦可合。有奇效。

佛典引韓詩外傳。有孔子曰。老筐爲雀。老蒲爲葦。二語。又引韓詩外傳。曰。死者爲鬼。鬼者歸也。精氣歸於天。肉歸於土。血歸於水。脈歸於澤。聲歸於雷。動作歸於風。眼歸於日月。骨歸於木。筋歸於山。齒歸於石。膈歸於露。毛歸於草。呼吸之氣。復歸於人。今本俱無之。

秦不絕儒學

鄭夾漈論秦不絕儒學。有曰。陸賈。秦之巨儒也。酈食其。秦之儒生也。叔孫通。秦時以文學召待詔博士。數歲。陳勝起。二世召博士諸儒生三十餘人。而問其故。皆引春秋之義以對。是則秦時未嘗不用儒生與經學也。況叔孫通降漢時。自有弟子百餘人。齊魯之風。亦未嘗替。故項羽之亡。魯爲守禮義之國。則知秦時未嘗廢儒。而始皇所阬者。蓋一時議論不合者耳。

蕭何入咸陽。收秦律令圖書。則秦亦未嘗無書籍也。其所焚者。乃一時事耳。後世不明經者。皆歸之秦火。使學者不覩全書。未免乎疑以傳疑。然則易固有全書矣。何嘗見後世有明易之人哉。吾向謂秦人焚書。而書存。漢儒窮經而經絕。蓋爲此發也。詩有六亡篇。乃六笙詩本無其詞。書有逸篇。仲尼之時已無矣。皆不因秦火。自漢以來書籍。至今百不存一二。豈亦秦人亡之哉。學者自亡之耳。

禹貢荷誤作河

禹貢導荷澤。被孟豬。入于荷。益爲滎。浮於淮泗。達於荷。本同一荷字。案說文。荷字音柯。注引禹貢浮於淮泗。達於荷。與導荷澤同。則是達於荷。非達於河也。許慎所見。猶是古文尙書。後人傳寫之誤。遂改荷爲河。

陸德明又音如字。不知淮泗入河必導於汴。是隋煬帝始通。禹時未有也。說者牽合傅會。或指鴻溝引河水入泗。安知非禹之迹。或謂當必有可達之理。傳注亦莫知折衷。然陸氏於荷澤下音柯。又工可切。於浮於淮泗達於河下。亦注說文作荷。工可切。水出山陽胡陵南。則非九河之河明矣。如字之音。陸氏誤也。新安王氏曰。濟入河。溢爲滎。會于荷。注於泗。則河爲荷益明矣。

徐廣索隱注

史范睢傳。意者臣愚而不概於王心邪。徐廣曰。概音同。索隱曰。戰國策概作關。謂關涉於王心也。徐音同。非也。二說皆誤。用脩因徐說。遂以概作同。收入古音。又好古之過矣。按莊子。豈能無概然於心邪。正與此合。猶今云大概者耳。凡徐注索隱注。皆淺陋可笑。不可勝舉也。

提耳

詩。匪面命之。言提其耳。提音抵。言附耳以教之也。禮少儀。牛羊之肺。離而不提心。史記。薄后以冒絮提文帝。漢書。景帝以博局提殺吳太子。揚雄酒箴。身提黃泉。皆作抵。音若作平聲。當作揪扯之義。不如前說爲近雅也。

亢倉子櫛机

亢倉子。卽莊子庚桑楚也。其書本唐王士源作。士源作孟浩然集序。自言入終南山。脩亢倉子九篇。乘櫛机。元吾邱衍作。王禕吾子行傳備言之。此書有衍小序云。與晏子春秋相似。疑出於一時。蓋託言之耳。古

人有所著作。而託於人以傳者。不可勝數。然其意與劉炫偽造魯史記。連山易諸書。擢賞者。自不同也。王元美卮言。謂元倉子爲偽書。蓋未見源序耳。

人字

何比部語予。豐南禺道生。曾論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仁原是人字。蓋古人作人。因改篆爲隸。遂譌傳如此。如并有仁焉。亦是人字也。予思其說甚有理。孝弟卽仁也。謂孝弟爲仁本。終屬未通。若如豐說。則以孝弟爲立人之道。於義爲長。

仙遊觀詩

韓翃仙遊觀詩。疎松影落空壇淨。細草香生小洞幽。香生。俗本作春香。非也。影落香生。自是的對。又上句砧聲近報漢宮秋。豈當復著春字邪。

王勃集序

楊炯集二十卷。今不傳。第詩數十篇耳。近童珮搜訪遺文。合爲十卷。有王子安集序。中云。文中子之居龍門也。睹隋室之將散。知吾道之未行。循嘆鳳之遠圖。宗獲麟之遺制。裁成大典。以贊孔門。討論漢魏。迄於晉代。刪其詔命。爲百篇以續書。甄正樂府。取其雅奧。爲三百篇以續詩。又自晉太熙元年。至隋開皇九年。平陳之歲。褒貶行事。述元經以法春秋。門人薛收爲之傳。未就而歿。君思崇祖德。光宣奧義。續薛氏之遺傳。製詩書之衆序。危舉藝文。克融前列。詩書之序。並冠於篇。元經之傳。未終其業。命不我與。有涯先謝。又

注周易窮乎晉卦。又編次論語各以羣分。窮源造極。爲之詰訓。又注黃帝八十一難。撰合論十篇。見行於代。此亦可爲文中子非僞書一證。

尙書敍錄

歸熙甫題跋一篇云。某少讀尙書。卽疑今文古文之說。後見吳文正公敍錄。忻然有當於心。揭曼碩稱其綱舉目張。如禹之治水。自是數訪其書未得也。己亥歲。讀書鄧尉山中。頗得深究書之文義。益信吳公所著。爲不刊之典。因念聖人之書。存者年代久遠。多爲諸儒所亂。其可賴以別其真僞。惟其文辭格制之不同。後之人雖極力摸擬。終無以得其萬一之似。學者由其辭。可以達於聖人。而不惑於異說。今伏生書與孔壁所傳。其辭不同。固不待別白而可知。昔班固志藝文。有尙書二十九篇。古經十六卷。古經漢世之僞書。別於經。不以相混。蓋當時儒者之慎重如此。而唐之諸臣。不能深攷。猥以晚晉雜亂之書。定爲義疏。而漢魏專門之學。遂以廢絕。夫書之厄已至矣。伏生掇拾於流亡之餘。以篤老之年。僅僅垂如綫之緒於其女子之口。千萬世之下。因是可以稍見唐虞三代之遺。而可不爲之愛惜哉。朱子蓋有所不安。而未及是正。吳公實有以成之。而今列於學官者。既有著令。薦紳先生。莫知廣石渠白虎之異義。學者蹈常襲故。漫不復有所尋省。以數百年雜亂之書。表章於一代大儒之手。而世亦莫能以尊信之。可嘆也已。余未及見吳公書。乃依彷彿其意。釐爲今文如左。而存其敍錄於前。以俟他日得公書參攷焉。

王右丞詩。鑾輿迴出千門柳。用建章宮千門萬戶事也。歸鴻欲度千門雪。卻望千門草色閒。皆本此。俗本千門作僊門。謬甚。

元夕詩

蘇味道元夕詩。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古本是不惜夜。梁鍾觀臥美人詩。落釵猶冒鬢。微汗欲沾裳。古本是欲消黃。言漢宮黃額粧也。甚妙。俗士無知。妄改可恨。李嘉祐早秋旅泊。七夕何人望斗牛。若七夕當作女牛也。

火辰金虎

陸士衡詩。在漢之季。皇綱幅裂。火辰匿暉。金虎曜質。火辰。心星也。明則天下和平。闇則天下喪亂。金。太白也。虎。西方白虎昴也。太白入昴。是金虎相薄。則有亂兵。

旁死霸

尙書。惟一月壬辰旁死霸。孟康曰。月二日以往。月生魄死。故言死魄。魄。月質也。霸。古魄字。

黃帝合而不死

史記律書。武帝詔曰。乃者有司。言星度未之定也。廣延宣問。以理星度。未能察也。蓋聞昔黃帝合而不死。名察度驗。定清濁。起五部。建氣物分數。注家至此。爲說各異。至謂不死爲仙。仙旣無預律曆。又名察度驗。皆無訓釋。予以爲武帝病言曆者於星度執泥死法。苟用其說。輒推步不行。惟黃帝舊法。嘗總會星辰次。

舍部位。而其法可以展轉推求。如律呂相生。不至死泥。故謂合而不死也。其曰不死。猶今語所謂得活法。而文中子以爲圓機者也。史記黃帝推策之語曰。黃帝得寶鼎神策。是歲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周而復始。於是黃帝迎日推策。後率二十歲。復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此其謂終而復始者。正展轉相生之法。故孟康謂黃帝作曆。終而復始。無窮已之意。既已得其終而復始之法。則星可推。曆可起。故曰名察度驗。名察者。以星之名而考察其所次。度驗者。卽其躔度。以知其所行。故清濁五部。氣物分數。皆可稽考。而曆立矣。

傳注

古人未爲訓傳。子思孟軻。欲發明論語。皆別自爲書。中庸與七篇是也。道德經之有列莊。亦猶是也。易之彖象繫辭。本不與經文相附。至王弼乃以合之。非其初矣。爾雅之於詩。彙聚而枚釋之。則真傳矣。至毛公傳詩。孔安國傳書。而傳注遂有定體定名矣。

注疏

談苑曰。唐貢舉三禮所試。用孔穎達疏。而注乃用李林甫。甚相矛盾。事下有司。胡旦駁其非。案唐制。孔疏既成。詔頒之天下。學者不得違疏。此之兼用李說者。當是林甫勢盛。人不敢議耳。以理推之。唐世此詔。大爲未當。聖賢之言。豈一端而已。學者當曲暢旁通。各極其趣。安有立定一說。而使天下強屈其見。以從一家也。宋初此風猶在。故有試當仁不讓於師者。疑訓師友之師。於理不安。而訓以爲衆。宰相以其與先儒

爲異黜之。此仍唐之習見未改也。又有試館職以詩之綠竹爲題者。以竹爲篠簜之竹。而先儒以爲王芻。洫試者指爲異說黜之。亦是唐習也。富韓公嘗論其非矣。國初朱注與古注疏同。頒學宮。未嘗定爲一說。奉行者執泥。乃更甚於唐宋。近日稍稍自出意見。以伸其說。此足以破前代之謬也。

民獻十夫

管蔡世家。太史公曰。管蔡作亂。天下皆疑。唯同母之弟成叔。冉季之屬。十人爲輔拂。是以諸侯凡十家。故因附之世家。此十人者。豈大誥所謂民獻有十夫者耶。

行不由徑

古井田之制。道路在溝洫之上。方直如棊枰。行必遵之。毋得斜冒取疾。野廬氏禁野之橫行徑踰者。脩閭氏禁徑踰者。皆其證也。晚周此禁雖存。人往往棄蔑不守。獨澹臺滅明不肯踰逸自便。則其平日趨操可知。子游舉此以答聖人。正舉末明本。豈可謂爲末節而不足以見人也哉。後世形容霍光者。亦曰進止皆有常處。郎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以見其端審之極。跬步無失也。

忤

孟子。孝子之心。爲不若是忤。徐鍇曰。說文無忤字。至心部忤字。引孟子爲釋。乃用忤字。從心從介。其義爲忽。與今孟子文不同。凡說文引六經論孟。多異今文。不獨點畫偏旁。雖其語意皆不同也。古今傳寫。魚魯相變。閒失聖賢本旨甚多。而不可究詰也。

營田

屯田營田不同名。則其制必有異。通典載宇文融括天下隱田之法。曰浮戶十共作一坊。官立閭舍。每丁給田五十畝。爲私田。任其自營種。每十丁於近坊更共給一頃。以爲公田。共令營種。十丁歲營田一頃。一丁一年役功三十六日外。官收共爲百石。此外更無租稅。既是營田戶。且免征行。必不流散。營田戶是融本語。是如此棄地卽爲公田矣。案此名營田者。是給公田令浮戶爲官營種。十丁一年共種公田一頃。不與編戶給田納租同。故云營田也。若屯田。則咸屯兵爲之。趙充國、鄧艾、羊祜皆是也。故云屯田。今江南民租官田者。皆名屯田。蓋國初時本以屯兵爲之。今入民戶。猶仍故名也。山東巡撫都御史多帶營田。則是營種官田也。恐此名始于宇文。而其制已具晁錯傳矣。其異者。錯行諸邊上。融行之民間也。

關雎棠棣

傳曰。周道缺而關雎作。又曰。召穆公糾合宗族而作棠棣之詩。此之云作。謂關雎棠棣先已入樂。至康后召穆公。循按均調。考擊鐘磬而振作之。故名之爲作也。與始作翕如之作同義。非謂康后召穆。創制此詩也。左氏卷六於召穆作棠棣之下。復有文曰。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周召穆公亦云。杜氏注曰。言周之懿德者。指周公之時也。謂召穆公亦云者。言周公已作之詩。召公歌之。故曰亦云也。然則周公已著棠棣。召穆從而歌之。蓋文王之時。已有關雎等詩。故棠棣之燕兄弟。已在小雅未廢之前。則其先作後述。次第可見矣。

御六氣之辨

李頤云。六氣者。平日爲朝霞。日中爲正陽。日入爲飛泉。夜半爲沆瀣。并天元地黃爲六氣。王逸註楚詞曰。陵陽子明經言春食朝霞。朝霞者日欲出時黃氣也。秋食淪陰。淪陰者日沒已後赤黃色也。冬食沆瀣。沆瀣者北方夜半氣也。夏食正陽。正陽者南方日中氣也。並天元地黃之氣。是爲六氣。

百骸九竅六藏

心肺肝脾腎。謂之五藏。大小腸膀胱三焦。謂之六府。身別有九藏。氣天地人。天以候頭角之氣。人候耳目之氣。地候口齒之氣。三部各有天地人。三三而九。神藏五。形藏四。故九。此云六藏。未知所出。

羊角

莊子。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羊角。卽搏扶搖之狀。夢溪筆談云。恩州武成縣。有旋風自西南來。望之。插天如羊角。官舍居民。悉卷入雲中。又志林云。眉州人家畜數百魚深池中。三十餘年。忽一日天清無雷。池有聲如風雨。魚盡踊起羊角而上。不知所往。二事所紀。正與莊子同。

齊物論

公孫龍之說極可笑。然莊子時。卻自盛行於世。如齊物論一篇。多是闢其語。如是非彼是。因非因是。非指非馬。堅白同異。皆公孫龍之言。

丈量

涇野曰。天下要事爲土田。然天下田畝。甚不能均。國初丈量田地。攢造魚鱗冊。以均其稅。庶絕重累。然欲丈量。在得人。尤在得法。田政旣清。他政自舉。近蘭州人段紹先。爲南職方郎中。先令河南杞縣。嘗如此量之。令田戶報實畝數。各四至。插標於田中。畫爲數區。每區各註某人之田若干畝數於冊。及躬臨其田。隨地掣籤量之。驗畝認糧。遂得一縣田清而稅均。故天下事只在得其人也。

寇京兆

寇司寇有善政。爲京兆尹時。武廟南巡。有太監豫選女子千餘人以俟。乃居之空倉中數日。死者一二十人。寇公請於太監曰。此女子將候御幸。而菜色如此。恐反取罪。太監懼曰。何以處之。寇公曰。莫若令其家人。或酒肆食店領出。籍記其姓名。臨期召用。亦未爲晚。太監從之。女子得出。感寇公之仁。無不號泣者。一言而活千餘人。

冠禮

涇野曰。冠禮有賓拜。冠者受之。又有見於母。母拜之。此如何可行。看來禮壞于周末。亦因其文大繁也。某在解時。令民間行冠禮。設一飯。請冠者宗親。或比鄰三五輩會食。冠者跪。令識字者曉以成人之道。隨令冠者參神主。拜父母。如此而已。曩嘗遇劉參政。謝僉憲師弟。皆年七十餘。處深山窮谷中。設飯相留。都略去禮文。其稱道師傅。如童蒙時無異言。論朴實。更無虛文。緝禮。宛然古人風度。可愛也。

涇野曰。三十年前風俗。猶有古意。如都御史王三源先生至京。見一閹老。以羊毛口袋爲餽。閹老怪問之。曰。此物何爲。先生不以爲輕也。對曰。可盛米二三十年。當時風俗之美如此。近日甯有此耶。又曰。三原先生少甚貧。與二三友在太學。躬自炊爨。更衣而出。後來勲業卻甚好。去年至順德。見都御史朱公裳。甚清苦。有古人風度。昨過白下。副使李公重。雖未知其中。見其環堵蕭然。不覺嘆服。甚恨至此數年。不得一見此人。也。

安南

涇野曰。安南不征爲上策。甚不得已征之。莫若起兩廣土兵。熟知道路。且糧草又便。可以奏功。其活百姓多矣。又如西北邊糧草。全賴陝西小民肩擔驢馱。謂之空運。某先人亦曾親上邊粟。近來變而納銀。是以糧草漸乏。不能濟急於一時。故古人貴儲粟。且前人立下法子。決不可輕易改之。此二事。乃今日南北之急務也。

羅整庵

涇野先生說羅整庵甚佳。彭用遷曰。此有源流。乃其翁先自佳也。故三子皆賢且貴。聞一子畜鹿。俟丁祭貨之。冀多得錢也。翁知其意。稱疾不起。三子跪問。欲延醫。良久乃曰。欲得鹿肉。不須藥也。其子應曰。某有鹿。卽殺之。未進而疾瘳。其子愧悟。先生曰。用遷之學。乃大進如此。非平日用心體認天理。焉能記得此事。

左氏論字義

左氏春秋論字者數處。以毀則爲賊。而資以守典。以止戈爲武。而達于用兵。以反正爲乏。而定伐惡之謀。以皿蟲爲燕。而立養生之戒。

蒼頡

蒼頡石室記。有二十八字。在蒼頡北海墓中。士人呼爲藏書室。周時無人識。秦李斯始識八字。曰。上天作命。皇辟迭王。漢叔孫通識十二字。

板本之始

漢以來六經多刻之石。如蔡邕石經。嵇康石經。邯鄲淳三字石經。裴頡刻石寫經是也。其人閒流傳。惟有寫本。唐末益州始有墨板。多術數字學小書而已。蜀母昭裔請刻板印九經。蜀主從之。自是始用木板摹刻六經。景德中又摹印司馬班范諸史與六經。皆傳世之寫本。漸少。然墨本訛駁。初不是正。而學者無他本刊驗。司馬班范三史尤多脫亂。其後不復有古本可證。真一恨事也。

九萬里

莊子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此言北冥至天。之里數。若中土至天頂。則又不止此。按考靈耀云。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每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千四百六十一分里之三百四十八。圓周一百七萬一千里。以圍三徑一言之。直徑三十五萬七千里。此爲二十八宿周圍直徑之數。又二十八宿之外。上下東西。各有萬五千里。是爲四游之極。謂之四表。據四表之內。並星宿內。總有三十八萬七千里之徑。天

中央正半之處。則一十九萬三千五百里。地在於中。厚三萬里。春分之時。地正當中。自此漸漸而下。至夏至之時。地下萬五千里。地之上畔。與天中平。夏至之後。地漸漸向上。至秋分。地正當天之中央。自此地漸漸而上。至冬至。上游萬五千里。地之下畔。與天中平。自冬至後。地漸漸而下。地常升降于三萬里之中。四游之說。元出周髀文。渾天家未有。未知然否。但其以天度紐算里數。似爲可據。又鄭元注周禮。以句股求表景。得八萬一千三百九十四里三十步五尺三寸六分。爲天徑之半者。乃日下距地之里數耳。去以六月息者。鵬起北冥而徙南冥。經行半周天之里數。故止消半年而息。以見鵬飛亦合天度也。

官天地府萬物

官天地者。天地爲吾官守之司也。府萬物者。萬物爲吾府藏之物也。寓六骸者。寄寓而不執著。象耳目者。彷彿象而非真實。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一其心之所知而心未嘗陷於物以死也。應前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二句出循本。

蒼蒼

循本。蒼蒼遠望之色已止也。此不過解說九萬里一句。恐人認蒼蒼者。便以爲天之極處。疑無有九萬里。故言大虛中如野馬塵埃者。乃造物以此氣相吹者也。人囿此氣中。但遠望則蒼蒼然。今仰而觀之。其蒼蒼者。是天之正色邪。抑上面猶遠。而無所至極邪。自蒼蒼而上。尙無窮極。是以鵬去得九萬里。至于自上視下。亦如此蒼蒼者。則爲有形之地矣。止於此矣。不可復去矣。蓋言蒼蒼之上。非如蒼蒼之下。去不得也。

漢郝萌云。天了無質。仰而瞻之。高遠無極。眼瞽精絕。故蒼蒼然正與此合。

處世

隨筆論士之處世一條最妙。輒錄於此。士處世視富貴利祿。當如優伶之爲參軍。方其据几正坐。噫鳴訶筮。羣優拱而聽命。戲罷則亦已矣。見紛華盛麗。當如老人之撫節物。以上元清明言之。方少年壯盛。晝夜出遊。惟恐不給。燈收花暮。輒悵然移日不能忘。老人則不然。未嘗置忻戚於胸中也。觀金珠珍玩。當如小兒之弄戲劇。方雜然前陳。疑若可悅。及委之以去。了無顧戀。遭橫逆機穽。當如醉人之受罵辱。耳無所聞。目無所見。酒醒之後。我之爲我者自若也。何所加損哉。

尙書古文

余嘗疑尙書古文之僞。筆乘已載梅學正歸太僕二人之言爲據。昨偶見趙子昂真蹟一卷。中一篇亦具論此。乃知人心之同然也。第恨其書不可見。今錄其序于此。曰。詩書禮樂春秋。皆經孔子刪定筆削。後世尊之以爲經。以其爲天下之大經也。秦火之後。樂遂無復存。詩書禮樂春秋。由漢以來。諸儒有意復古。殷勤收拾。而作僞者出焉。學者不察。尊僞爲真。俾得並行以售其欺。書之古文是已。嗟夫。書之爲書。二帝三王之道。於是乎在。不幸而至於亡。於不幸之中。幸而有存者。忍使僞亂其閒邪。又幸而覺其僞。忍無述焉。以明之。使天下後世。常受其欺邪。余故分今文古文。而爲之集註焉。嗟夫。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余恐是書之作。知之者寡。而不知者之衆也。昔子雲作法言。時無知者。曰。後世有子雲。必愛之矣。庸詎知今

之世無與我同志者哉

患不得之

語云其未得之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子瞻解云患得之當作患不得之及觀退之王承福傳云其賢于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以濟其生之欲者乃知古本如此今本偶脫一字耳

面朝後市

寓簡云神宗御經筵方講周官從容問面朝後市何義侍講官據王氏新義對曰朝陽事市陰事故前後之次如此上曰何必論陰陽朝者君子所會市者小人所集義欲向君子而背小人也侍臣皆驚漢周之末禮樂散亡六國之君獨魏文侯好古漢孝文時得其樂人竇公年百八十餘歲獻其書孝文奇之自言善鼓琴瑟能導引故壽如此竇公亦異人也考竇公所獻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然則周官實周之遺書非後世僞作自六國時已亡失不完矣今之存者往往出於漢儒應募所作非全書也

顧篆論易

唐人顧篆深於易學嘗言易更三聖猶天三辰同麗太極自漢田丁京劉以來百派奔湊惟唐一行方見天機神交羣物智斟人事制動也有泥變通也無方嚮之支流委輸於我其紬繹祖述三十有餘家驚精于擗撫匱巧于穿鑿猶制氏之於樂鏗鏘而已徐氏之於禮善容而已劉禹錫嘗指龜筮訊之曰古先聖人知道之妙不可博而知也故設象以致意拂有以取無取當其粗用當其精夫權衡所以揣輕重不爲

捶鉤者設也。尋尺所以商遠邇。不爲運斤者設也。幾存乎人。是則以天時爲卦體。物理爲爻位。物附人事者以象焉。內取諸身者以彖焉。得樞於環中。迎數于象外。自然之理。莫知其然。雖欲強名。措身無地。彼枯莖朽殼。安能與於此乎。觀顧生之言。蓋遜於易者。恨不見其他著述。以盡考其所學。獨劉夢得載此語於誌中。故表而出之。

焦氏筆乘續集卷四

性論

宋范浚字茂明。學者稱香溪先生。考亭嘗取其心箴。載於孟子集註。浚有性論二篇。其見地超然。殆宋儒所僅見者。特爲表而出之。論曰。天降衷曰命。人受之曰性。性所存曰心。惟心無外。有外非心。惟性無僞。有僞非性。僞而有外者曰意。意人之私也。性天之公也。心主之也。意迷之也。迷而不復者爲愚。知而不迷者爲智。不迷而止焉者爲仁。仁卽心。心卽性。性卽命。豈有二哉。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能盡其心。則意亡矣。意亡而寂然不動者。見焉。是之謂性。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靜所以強名。夫寂然不動者也。然而又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故必於寂然之中。有不可以動靜名者焉。然後爲性。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者。蓋求知性之道也。或曰。孟軻知性。以性爲善。善果性耶。後世以軻與荀揚同論。於軻不能無譏。善果非性耶。曰。學者之患。在不求其是。而爲衆說之惑。苟捨衆說而自求其是。則是得而衆說之。然否昭昭矣。且夫性不可言。而可言者曰靜。子姑從其靜者而觀之。將以爲善乎。將以爲惡乎。必曰善可也。然則善雖不足以盡性。而性固可以善名之也。彼荀卿者。從性之僞。而指以爲性。故曰。人之性惡。性豈本惡也哉。且以古人之不善者。無踰桀紂。誠惡矣。龍逢比干。言其不善。則諱而怒之。是知不善之可恥者。固自善也。性豈本惡也哉。彼揚雄者。求性之所謂。而不得。則強爲之說曰。人之性也善。

惡混。雄不明言性之果善果不善。而以為善惡混。是意之云耳。意之而為不明之論。庶幾後世以我為知性之深也。雄豈真知性哉。且水之源無不清。性之本無不善。謂水之源清濁混。是未嘗窮源者也。謂性之本善惡混。是未嘗知本者也。故曰雄意之云耳。或曰子以善為不足以盡性。豈性與善異耶。曰善性之用也。夫豈有二哉。孟子知性。故不動心。又以性之用教人。故道性善。易繫辭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善繼乎道。則非道也。性成乎道。則與道一矣。然則善不足以盡性明矣。且孟子亦豈以善為足以盡性哉。其言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使孟子以善為足以盡性。則一言而足矣。豈復以信與美與大與聖與神為言乎。故曰孟子道性善。以性之用教人也。

古易

古人欲發明聖賢經傳。皆自為一書。不以相附。如孔子作十翼以贊易。子思孟子作學庸七篇明論語。莊周作莊子以明老是也。自王弼始以十翼雜於經文。不知易文有韻。不可以他語閒之。且伏羲有伏羲之易。文周有文周之易。孔子有孔子之易。又有難強同者。故朱子作本義以還其舊。成化閒一俗儒復分散。如王弼本業舉者便之。至今遂不復見易之原文。良可嘆也。宋人云晁說之作古易。彖象別異於卦爻。欲學者不執彖以論卦。不執象以論爻。語為得之。然謂古易作於說之。甚謬。

文子

文子有云。不憂天下之亂。而樂其身治者。可與言道矣。余立朝幾十年。會時事。焚焚日懷憂慮。竊見同事無與共憂者。意愈皇皇。若不能朝夕相知者。謂余無責守。何必乃爾。然余方竊祿於朝。萬分不能解。歸來巖棲采蕨。興味蕭然。乃若弛於負擔者。但謂樂其身治。則深有愧焉。宋人楊肩吾曰。天下雖不治平。而吾國未嘗不治且平者。岐周是也。一國雖不治平。而吾家未嘗不治且平者。曾閔是也。一家雖不治平。而吾身吾心未嘗不治且平者。舜與周公是也。當以其言書紳自警。

觴政

魏文侯與諸大夫飲。使公乘不仁爲觴政。殆卽今之酒令耳。唐時文士。或以經史爲令。如退之詩。令徵前事爲樂天詩。閒徵雅令窮經史是也。或以呼盧爲令。樂天詩。醉翻衫袖拋小令。笑擲骰盆呼大采是也。

水田衣

王少伯詩。手巾花氎淨。香帔稻畦成。王右丞詩。乞食從香積。裁衣學水田。稻畦帔。水田衣。卽袈裟也。內典。袈裟字作罽毼。蓋西域以毛爲之。一名逍遙服。又名無塵衣。

草追贈制

宋翰苑不草追贈制。紹定六年。史彌遠贈中書令。追封魏王。令學士院降制。學士言非典故。詔特與之。本朝事體亦然。余在詞林。自請爲二制。一爲余師耿司徒。贈太子少保。諡恭簡。一爲余座主許少傅。吏書贈太傅。諡文穆。

賀表

穆廟登極。一時賀表。最稱高閣學所撰。其警策云。三十徵庸。允協重華於帝德。月正受命。適符元始於王春。以穆廟卽位在正月。年適三十也。余謂徵庸。非卽位事。正原非平聲。未爲甚愜。今上册后。南都賀表。屬余代之后。爲京師產。而婚期以三月。余有語云。矧桃夭在望。會逢春日之載陽。而葛藟非遙。益信大邦之有子。見者頗謂爲切當。

古名字

新安吳敬甫。名元滿。博雅士也。精意字學。所著有六書正義十二卷。一日。余與論古人名有傳譌者。卽其字。可是正之。如焦隱君名。書傳一爲先。一爲光。卽字孝然。知其爲光。范冉。一作丹。卽字史雲。知其爲冉。無疑。敬甫深然之。因略舉數人。如蔡雍。少爲顧雍所愛。顧以其名與之。詩雍雍喈喈。因字伯喈。今作邕者。非謝朓。字元暉。知從月不從目。其兄名朏。可以類推。王簡栖。作頭陀寺碑者。楊用脩辨其名爲屮。音徹。不爲巾。亦非也。說文。竹從兩個个。竹枝也。一作箇。據字簡棲。知其爲个耳。巾與个。篆相似而誤。謂巾爲屮。是說文通釋。用修本此。

王司馬

王公誥。號西石。湖廣石首人。爲巡撫時。行經邊。適虜驟至。公入一堡中避之。自念虜方憩。吾徐引去。易易耳。但目擊虜闌入而不爲之計。是明我國無人也。因登堡四望。無兵馬可驅策。獨一鉅礮。名大將軍者在。

焉。公募能點放者，懸三百金賞之。適父子三人應募，礮發聲震天，羣虜皆爲齧粉。聞者自是以邊材歸之矣。居南都，一儒生爲守備前驅所呵，因大詬諸生，且爲訟於公。公曰：守備尊矣，諸生宜引避，而敢爲非禮，是於朝廷爲犯分，於諸生爲敗羣矣。敗羣者，諸生當共擯之，多言奚爲？衆屏息而散。今居位者不能爲此言也。與江陵連姻，覩其日橫，力辭歸。江陵籍沒時，連及其黨數人，無指議公者。時江陵眷屬閉一空室中，藁饋不至，公獨載一舟，實薪米魚菜以給之，曰：彼有罪與否，我不敢知，聊以盡姻戚情耳。是時衆方掉臂不顧，公獨拳拳如此，世之宵人，但喜人趨承，不知趨承我者，皆異日掉臂不顧者也。可爲永鑒。

王元順

王潺，字元順，東阿人。潛心力學，步趨言動，皆有準繩。嘗危坐靜室，月餘不出，曰：當其靜極時，心如皎月，當空。平生所疑，觴處皆悟。

郭魯

郭魯，東阿人。父履，洪武中爲灤城教諭，坐在任九年。士無中式者，謫戍雲南。魯及弟純，皆以其年中式。因上疏請代，其詞有曰：李密孫男，尙能報其祖母；緹縈女子，猶得續其父刑。今臣父病體衰羸，年垂六十，跋涉萬里，道路艱危，桑榆之景無多，客死之期立至。有親至此，生子奚爲？書奏，成祖憐之，召還，仍以爲鄆縣教諭。

夏公德量

夏原吉。德量閎厚。人莫能及。或問量可學乎。原吉曰。吾少遇犯者必怒。始忍於色。中忍於心。久之自熟。殊無相校意。是知量可學也。又曰。處有事當如無事。大事當如小事。如先自張皇。則中無主矣。人謂庶幾韓魏公云。

蔣性中

蔣性中。華亭人。宣德丁未舉進士。有司以故事。爲立表於門。時罌竇湖水溢。人久病涉。性中曰。與其榮吾家。無甯以利吾鄉乎。卽移所費爲石梁。湖上往來便之。蔣歷官給事中。江西參議。

包懷德二事

包懷德。浙之金華人。官至河南按察使。修撰邵宏譽嘗言其二事。懷德爲御史。同官楊某。蜀人也。往使雲南時。無家人在京。以數十金托包。屬俟其還歸之。楊死於道。其家不知有寄金也。包遇其鄉人。輒以告。卒歸金於其家。包鎮遼東。鄉人胡文善。爲驗封郎中。緘一書置包笥。語左右。俟包歸。乃發之。不數日。自沈於井以死。包旣歸。發書。意以家爲托。因持書哭詣其家。則無妻子。一女甫十歲。遂攜歸。養育教導如己女。及笄。擇良家子。治奩具。割田莊以嫁之。此與范文正歸死友之金。吳文肅嫁故人之女何異。劉忠愍集具載之。

瘞鶴銘

焦山瘞鶴銘。華陽真逸撰。上皇山樵書。今剝落不可讀。其全文見董道書跋。茅山志。載唐顧況。隱於菖蒲。

潭石墨池上。自號華陽真逸。撰焦山瘞鶴銘。的有可據如此。而前輩焚焚。或以爲逸少。或以爲陶隱居。皆臆度語耳。

子瞻

子瞻高才重名。爲時君所知。一時宵人。共出力排之。僧了元所謂特忌子瞻爲宰相耳。近人輯長公外紀。可謂詳備。然宋史猶有二事極可笑。閹人梁師成擅權。王黼蔡京。悉諂附之。而謬以文自高。至竄名進士籍中。自言爲蘇軾出子。時方禁誦軾文。訴於上曰。先臣何罪。自是長公之文乃稍出。又有李彥者。銜鈴轄范寥。誣其刊蘇軾詩文於石。指爲十惡。二閹之好惡。亦懸絕矣。當時師成之請得行。而察彥摺撫亦令勒停。未至如後世盡無公論也。

石鼓

岐陽石鼓。唐韋應物。韓退之。謂爲宣王之鼓。宋程泰之。以爲成王鼓。趙明誠。謂決非周以後人所能及。獨歐陽永叔。以爲可疑。其謂今世所有漢桓靈時碑。往往尙在。距今未千歲。大書深刻。而磨滅者十猶八九。此鼓至今千九百餘年。鼓文細而刻淺。理難獨存。趙明誠謂秦以前碑。如此鼓及詛楚文。泰山秦篆。皆粗石。性堅頑難壞。殊未然也。至金人馬子卿。以字畫考之。謂是宇文周時所造。作辨餘萬言。出入傳記。引據甚明。其全文今不可見。據北史蘇綽傳云。周文帝爲相。欲革文章浮華之弊。因魏帝祭廟。羣臣畢至。乃命綽爲大誥。奏行之。是後文筆皆依其體。而周文帝十一年十月。嘗西狩岐陽。其子武帝。保定元年十一月。

丁巳狩於岐陽。五年二月行幸岐州。由此言之。則石鼓文爲宇文周所造無疑。文旣做書。則詩體做詩亦無疑。觀武帝太和元年正月。考路寢命羣臣賦古詩。亦其一證也。況考古博古二圖。集古金石二錄。凡篆文出三代者。皆鐘鼎器物款識。無刻石者。唯贊皇山吉日癸巳四字。以爲周穆王時書。詛楚文以爲春秋時書。世傳比干吳季子墓碑。雖皆刻石。前哲已辨其僞。漢書郊祀志。起少昊顓頊。歷三代直至秦始皇。始有立石頌德之文。故隋志所收。有始皇石刻。前此未聞。則石刻當斷自始皇爲始。始皇所以刻石者。亦傳國璽有以先之耳。韓韋臆度之語。要不足據。鄭夾漈金石略指爲秦篆。然亦無的證。

越絕書

越絕書。鄭夾漈經籍略等。皆以爲子貢所作。殊無據。此書終篇。業具姓名。讀者未審耳。云以去爲姓。得衣乃成。厥名有米。覆之以庚。禹來東征。死葬其疆。又云。文屬辭定。自于邦賢。以口爲姓。承之以天。楚相屈原。與之同名。去得衣。乃袁字。米覆庚。乃康字。禹葬會稽。是會稽袁康著耳。文屬辭定。自於邦賢。言此書非康自作。口承天。吳字。與原同名。平字。是邑人吳平所共定。如參同契所謂委時去害。與鬼爲鄰。百世一下。遊人間。陳敷羽翮。東西南傾。湯遭阨際。水旱隔并。亦自隱魏伯陽三字。古人好爲狡獪。乃爾。

逸詩

逸詩篇名。見於經傳者。有南風。見家語。及尸子。卿雲。盍歸乎。薄招雍。孝成。哲陽。南陽。初慮。朱干。苓落。歸來。縵漫。十一篇。見尙書大傳。皇之陀。白雲。黃竹。見穆天子傳。明明。崇禹。生開。三篇。見汲冢書。麥秀。采薇。見史記。

鳩飛支二篇。見國語。新宮。見燕禮。及左氏。武宿夜。采齊。狸首。三篇。見禮記。大隧之中。大隧之外。轡之柔矣。祈昭。河水。茅鷗。六篇。見左氏。淇水。見琴錄。駕辨。見楚詞。豐年。網罟。二篇。見夏侯元辨樂論。及隋樂志。八闕。破斧。燕燕。晨露。見呂覽。驪駒。見大戴禮。及漢書。客毋庸歸。見漢書。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童夏。齊夏。族夏。祓夏。敖夏。所謂九夏也。見周禮。皆金奏。有聲無詞。白水。見列女傳。戰國策。引詩云。行百里者。半於九十。又樹德莫若滋。除害莫若盡。又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又大武遠宅不涉。又服亂以勇。治亂以智。立傳以行。教少以學。墨子引詩曰。必擇所堪。晏子春秋引詩曰。樂矣君子。直言是務。呂氏春秋引詩曰。將欲毀之。必重累之。將欲踣之。必高舉之。又君君子則正。以行其德。君賤人則寬。以盡其力。又唯則定國。又無過亂門。說苑引詩曰。緜緜之葛。在于曠野。良工得之。以爲絺紵。良工不得。枯死於野。又皇皇上帝。其命不忒。天之報人。必報有德。史記引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集韻引詩曰。佞人如蟬。列子引詩曰。良弓之子。必先爲箕。良治之子。必先爲裘。似不類。三百篇語氣。左氏引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又周道挺挺。我心局局。講事不定。集人未定。又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兆云詢多。職競作羅。又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又淑慎爾止。無載爾僞。又我之懷矣。自詒伊感。又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又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匱。國語云。天之所支。不可壞也。其所壞亦不可支也。苟子引如霜雪之將將。如日月之光明。爲之則存。不爲之則亡。又國有大命。不可以告人。妨其躬身。又墨以爲朗。狐狸而蒼。又鳳凰秋秋。其翼若干。其聲若簫。有鳳有凰。樂帝之心。又長夜漫兮。

永思騫兮。太古之不慢兮。禮義之不愆兮。何恤人之言兮。又涓涓流水。不壅不塞。穀旣破碎。乃大其輻。事以敗矣。乃重太息。戴記引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甯。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正。卒勞百姓。又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於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弓旣平張。四侯具良。決拾有良。旣順乃讓。乃揖乃讓。乃躋其堂。乃節其行。旣順乃張。又相彼盍旦。尙猶患之。大戴禮引魚在在藻。厥志在餌。莊子引青青之麥。生于陵陂。尙書大傳引舟張辟雍。鶻鶻相從。八風回回。鳳凰喑喑。管子引浩浩者水。育育者魚。未有室家。而安召我居。列女傳引浩浩白水。儵儵之魚。君來召我。我將安居。國家未定。從我焉如。漢書載驪駒在門。僕夫具存。驪駒在路。僕夫整駕。又四牡翼翼。以征不服。又九變復貫。知言之選。凡此數十處。其音響與三百篇何異。史稱古者詩三千餘篇。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三百五篇。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則當時刪取之餘。不爲不多。如此類是已。

匹馬

書文侯之命。馬四匹。古今言匹馬。皆謂一馬也。文心雕龍曰。古名馬以匹。蓋馬有驂服。以對竝爲稱。雙名旣定。雖單亦復稱匹。如匹夫匹婦之稱匹是也。韓詩外傳。謂馬夜行目光所及。與匹練等似。不如劉說爲長。

腹魚

腹。步角反。郭璞三蒼注曰。腹似蛤。偏著石。廣志云。腹無鱗有殼。一面附石。細孔雜雜。或七或九。北齊顏之

推云。卽石決明。肉旁一年一孔。至十二孔而止。以合歲數。登州所出。其味珍絕。然漢以前未聞其貴。至王莽欲敗時。但飲酒啗鮓魚。而光武時。張步據青徐。遣使詣闕上書。獻鮓魚。又臨淄太守吳良。賜鮓魚百枚。則兩漢時已自珍之。宋時淮治北屬。江南無復能得。或有間關得至者。一枚直數千。今則視爲常品。往往乾之。以百枚爲一串。用餉京貴。物之貴賤有時如此。

解脫殿鐵鑊

京口北固山甘露寺。舊有二鐵鑊甚巨。梁天監中鑄。東坡游寺詩。蕭翁古鐵鑊。相對空團團。陂陀受百斛。積雨生微瀾。泗水逸周鼎。渭城辭漢盤。山川失故態。怪此能獨完。是也。鑊有文可讀。云天監十八年。太歲乙亥十二月丙午朔。十月乙卯。皇帝親造鐵鑊於解脫殿前。滿貯甘泉。種以荷蕖。供養十方一切諸佛。以佛神力。遍至十方。盡虛空界。窮未來際。令地獄苦鑊。變爲七珍寶池。地獄沸湯。化爲八功德水。一切四生。解脫衆苦。如蓮花在混。清淨無染。同得安樂。得涅槃城。斯鑊之用。本給烹鮮。八珍興染。五味生纏。我皇淨照。慈被無邊。法喜禪悅。何取腥羶。爰造斯器。回成勝緣。如蒼碧水。生發紅蓮。道場供養。永永無邊。後字二行。書官人名。並五十石鑊四字。蓋種蓮供佛之器。近修京口三山志。不知載也。

李杜

謝康樂廬陵王墓下詩云。延州協心許。楚老惜蘭芳。解劔竟何及。撫墳徒自傷。以後二句。足前二句。李太白亦有此格。如毛遂不墮井。曾參甯殺人。虛言誤公子。投杼惑慈親。是也。至老杜詩中。往往有之。喜弟觀

到詩云。待爾嗔烏鵲。拋書示鵲鳩。枝間喜不去。原上急曾經。寄張山人云。曹植休前輩。張芝更後身。數篇吟可老。一字買堪貧。臥病云。滑憶雕胡飴。香聞錦帶羹。溜匙兼暖腹。誰欲致盃罌。晴詩云。啼鳥爭引子。鳴鶴不歸林。下食遭泥去。高飛恨久陰。如此類甚多。不可悉舉。

藏書

五代諸君。惟南唐與蜀。最嫻文學。宋初取天下。典籍藏之內府。獨二國多善本。以此。江南徐鍇。字楚金。少精小學。處集賢。朱黃不去手。非暮不出。所讐書尤審諦。所著有說文解字。蜀相王鍇。名同楚金。字鱣祥。藏書數千卷。一一皆親札。并寫藏經。每趨朝。於白藤擔子內寫書。書法精謹。二人風尚相似如此。李氏二主。妙筆札。嗜書畫。有獻者。不惜倍價酬之。宮中所積圖籍。不可勝數。尤多鍾王墨跡。然僅僅作小詞。工墨竹而已。孟氏乃表章五經。纂集本草。作書林韻會。又非李氏所及。今韻會舉要。乃宋人黃公紹撮孟書成之。非其全也。

韓忠獻

韓忠獻公。少年家貧。學書無紙。莊門有大石。就上學書。至晚洗去。遇烈日及小雨。卽張小繖自蔽。時印板書絕少。文字皆是手寫。每借人脫落舊書。必詳爲節錄。以備檢閱。仍如法縫粘還之。冀他書可更假也。其艱苦如此。今子弟飽食安坐。典籍滿前。乃束書不觀。遊談無根。能不自愧。

不煩繩削

爲詩殫竭心力。方造能品。至於沛然自胸中流出。所謂不煩繩削而合。乃工能之至。非率易語也。子美云。或紅如丹砂。或黑如點漆。雨露之所潤。甘苦齊結實。太白云。曉月出天山。蒼茫雲海間。長風一萬里。吹度玉門關。又沙墩至梁苑。二十五長亭。大舶夾雙檣。中流鵝鶴鳴。如此等語。醞釀於胸中。氣象自別。知雕績者不足道矣。

三日

明皇時有金梁鳳者。頗言人貴賤壽夭。時裴冕爲河西留後。梁鳳言不半載兵起。公當以御史拜相。又言一日向雒。一日向蜀。一日向朔方。此時公當國。冕妖其言絕之。俄而安祿山反。冕以御史中丞召。問以三日。曰。雒日卽滅。蜀日當不久。朔方日愈明。肅宗卽位而冕遂相。

穆應之

穆應之。後唐內園使延輝姪也。天成三年。赴舉京師。時趙鳳知舉。甚嚴峻。應之乃就宋巡官卜卦。卦成。宋曰。先輩今春未有喜。座中一僧。不以爲然。請穆於寺塔前共語。曰。宋巡官術不工。貧道見秀才面上。官氣已動。卽三五日成就。驟承帝王非次之恩。穆曰。何由得此。僧曰。君豈自由。此宿生之分耳。穆殊不信。後一日。應之因省延輝。與內園吏微服入園中潛遊。會帝乘小駟。與五七宦者出長春殿。倉卒避竹林邊。帝召見。應之稱臣。延輝之姪。應舉已試。闌入內苑。願歸首領。帝急召延輝問曰。此卿之姪邪。對曰。是。帝忻然曰。卿乃有骨肉赴舉。大是美事。立命武德使孟漢瓊。宣名與中書。與一美官。授河中府永樂主簿。翼日詣寺。

求前僧。皆曰無之。乃於東室見古畫。皁衣梵僧。其面貌昨所見也。授官去卜時才五日。僧云宿生之分。豈不信哉。

雕板印書

蜀相毋公蒲津人。先爲布衣。嘗從人借文選初學記。多有難色。公歎曰。恨余貧不能力致。他日稍達。願刻板印之。庶及天下學者。後公果顯於蜀。乃曰。今可以酬宿願矣。因命工日夜雕板。印成二書。復雕九經諸史。兩蜀文字。由此大興。洎蜀歸宋。豪族以財賄禍其家者。什八九。會藝祖好書。命使盡取蜀文籍諸印本歸闕。忽見卷尾有毋氏姓名。以問歐陽炯。炯曰。此毋氏家錢自造。藝祖甚悅。卽命以板還毋氏。是時其書遍於海內。初在蜀雕印之日。衆多嗤笑。後家累千金。子孫祿食。嗤笑者往往從而假貸焉。左拾遺孫逢吉。詳言其事如此。

趙縱

太僕卿趙縱。郭汾陽之壻也。爲奴當千。發其陰事下獄。留當千於內侍省。張鎰諫曰。太宗謂侍臣曰。頃有奴告其主。極敝法。特須禁斷。自後奴告主者。盡令斬決。頃者長安令李濟得罪。因奴。萬年令霍晏得罪。因婢。悖慢成風。動遭誣告。今趙縱下獄。奴在禁中。大體所關。有乖教化。上深納之。於是杖殺當千。鎰乃召汾陽家僮數百人。以死僮示之。此等事聽訟者不可不知。

九辯

九辯。余定以爲屈原所自作無疑。只據騷經。啟九辯與九歌兮一語。并玩其詞意而得之。近覽直齋書錄解題。載離騷釋文一卷。其篇次與今本不同。首騷經。次九辯。而後九歌。天問。九章。遠遊。卜居。漁父。招隱士。招魂。九懷。七諫。九嘆。哀時命。惜誓。大招。九思。按王逸九章注云。皆解於九辯中。則釋文篇第。蓋舊本也。以此觀之。決無宋玉所作。攙入原文之理。天聖十年。陳說之序。反以舊本篇第。混并。乃考其人之先後。重定之。不知於人之先後。正自舛謬。而後人反沿襲之。可怪也。

素問

胡安定先生設教。一富人子從之。少有羸疾。安定令讀素問一過。其人懔然不敢恣。漸疾差。昨見范公與韓魏公書云。承有微恙。尋已平復。人之生也。分天地之和。不調則氣不平。氣不平則疾作。今人十二時中。寢食之外。皆徇外事。無一時調氣治身。安得而不爲疾邪。請那十日之功。看素問一遍。則知人之生可貴也。氣須平也。和自此養。疾自此去矣。素問奇書。其精妙處。三五篇。恐非醫者所能言也。書序云。三墳言大道也。此必三墳之書。夫以魏公之賢。公之鑄勉如此。況他人乎。

易簣

吳幼清禮記纂言中。解曾子易簣一條。真足正先儒之失。特記之。爾雅以簣爲第。而疏釋第爲牀版。按史記。范睢傳。睢佯死。卷以簣。置廁中。簣可卷屍。非牀版明矣。古者牀第。之上有席。席上有簣。簣最在上。故顯而見其美。今之竹簣。或以元黃赤白諸色。間織如錦文。意卽童子所謂華而皖者也。禮寢簣之制。原無貴

賤之異。但貧者質。富者華。以季孫所賜。與曾子平日所用不同。童子見其華美。必大夫家所造。故曰大夫之簀歟。非謂此大夫之簀。非士所當用也。使曾子不易此簀。而終亦無不可。故子春與元申。皆不欲易。而曾子不然之者。蓋禮雖無戾。然不若終於常用質素者之爲正也。君子臨終。其謹有加於平日。平日夜臥在燕寢。將終必遷正寢。平日有女侍。將終一切屏去。不死於婦人之手。皆與常時異。故曾子生時。可寢季孫之簀。至終必易之。而用常時之簀也。倘大夫士簀有差等。則季孫之賜。曾子自不當受。受之亦不當用。今業已用之。至於將死而不易。其於禮制無不可也。明矣。若如舊說。是曾子自安於非禮而不知。子春陷師於非禮而不言。當時若無童子一語。曾子竟以非禮終也。是曾子師弟父子之見。皆出一童子下。豈理也哉。其謂德與姑息者。謂因彼一言。得以去華就質。安處吾素者。童子之愛我也。以父病劇不可動。以幸須臾之生者。元之愛我也。其意甚明。

苻堅

苻姓。草下付。世爲氏酋。其家後池生蒲。長五丈。節如竹形。於時咸異之。謂之蒲家。因以爲氏。至苻洪。以識有草付應王語。又其孫堅始生。背有赤文隱起。曰草付臣。又土王咸陽八字。因改姓苻。名堅。以應之。出崔鴻十六國春秋。世書從符者誤。

瘕死

瘕死之瘕音愈。在夔押。病也。詩。交相爲瘕。與瘕通。漢律。因饑寒而死曰瘕。

榷酤

漢天漢三年。初榷酒酤。韋昭曰。以木渡水曰榷。謂禁民酤。獨官開置。如道路設木爲榷。獨取利也。說文。榷。水上橫木。所以渡者。爾雅。謂之石杠。亦曰略。蓋榷酒之法。作俑於漢。迄於宋元。不改。當時之議。謂榷酒。則利在官吏。而百姓蒙其害。稅酒。則利在百姓。而官吏有不便。其初改榷時。至謂投醪江流。見者撫膺。椎罌破缶。在在嗟怨。括馬供磨。騷及編氓。伐木爲薪。至空嶽麓。且倡優當壚。嘈雜郡齋。糟糠豕豕。充斥後圃。凡酒家一孔之利。鉤抉靡遺。酒貴米賤。既相遼絕。重法以禁。不爲衰止。搜邏之卒。旁午達道。連坐之人。填盜狂園。甚至中下之家。閱月踰時。不知酒味。小有讐嫌。動相誣訐。龜山先生言。所在官吏。遂張樂集伎。以來小民。政之不美。未有甚於此也。前代更有醋禁。礬禁。等類。我朝悉舉而蠲之。可謂高出千古矣。

蔡侯紙

漢書蔡倫傳。言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紙。縑。貴而簡重。並不便於人。尙方令蔡倫。乃造意。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爲紙。奏上之。帝善其能。故天下咸稱蔡侯紙。又湘中記。耒陽縣北有漢黃門蔡倫宅。宅西有石臼。云是倫舂紙臼也。

水排

漢書。杜詩爲南陽太守。造作水排。鑄爲農器。百姓便之。排當作槩。蒲拜反。冶鑄者爲槩。以吹炭。卽老子所謂橐籥也。今激水以鼓之。謂之水槩。如今水碓水磨。江南處處有之。

銛筩

趙廣漢教吏為銛筩。銛音項。說文。受錢器也。筩。竹筒也。師古曰。如今盛錢藏餅。為小孔。可入而不可出。或銛或筩。皆為此制。而用受書。令投其中也。近世有司。有令投匭告密者。是其遺法。

女中包胥

華陽國志。言荀崧小女灌。幼有奇節。崧為襄城太守。為杜曾所圍。力弱食盡。欲求救於故吏平南將軍石覽。計無從出。灌時年十三。乃率勇士數十人。踰城突圍。夜出。賊追甚急。灌督厲將士。且戰且前。得入魯陽山。獲免。自詣覽乞師。又為崧書。與南中郎將周訪請援。仍結為兄弟。訪即遣子撫率三千人。會覽俱救崧。賊聞兵至。散走。此與古包胥何異。而灌以稚年一女子能之。尤振古未聞。

箴石

漢書藝文志。箴。所以刺病也。石。即石箴。古所謂砭也。箴。之林反。砭。彼廉反。古之攻病。有箴有砭。今箴在而砭絕矣。

令甲宣帝紀

蕭何承秦法。作為律令經。令有先後。故為令甲、令乙、令丙。顏師古曰。甲乙。若今之第一第二篇耳。他如甲第甲仗。亦同此說。

馮瀛王

五代史補言馮瀛王在中書日有舉子李導投所業爲贊馮見之戲謂曰老夫名道秀才不可謂不知然亦名道於禮可乎李抗聲對曰相公是無寸底道字小子有寸底道字何爲不可公笑曰老夫不惟名無寸諸事亦無寸吾子可謂知人了無怒色向南都一學使新至集諸生唱名有與同姓名者占二語令其屬對曰蘭相如司馬相如既相如又何相如生應聲曰魏無忌長孫無忌爾無忌我亦無忌學使笑而釋之。

任元受

眉川任伯雨有慧草二卷向見於祕閣今名臣奏議亦略載之其孫盡言字元受事母盡孝母老病未嘗暫離左右元受自言老母得疾之由或以飲食或以燥溼或語話太多或憂喜稍過皆朝暮候之無毫髮不盡腑臟中事皆洞見曲折不待切脈而後知故用藥無不效也張浚欲辟之入幕元受力辭曰盡言方養親使得一神丹可以長年必持以獻老母不以貽公也況能舍母與公軍事乎浚聞之不敢強也後秦檜死公論猶未定高宗召湯鵬舉爲侍御史盡言時爲選人以啟賀之曰伏審光奉明綸榮躋橫榻輒陳管見少助風聞靜言有宋之姦臣無若亡秦之巨蠹十九載輔國而專政亘古無之二百年列聖之貽謀掃地盡矣乃若糊名而較藝亦復肆志而任私敢以五尺之童連冠兩科之士老牛舐犢愛子誰無野鳥爲鸞欺君實甚公攘名器報微時簞豆之恩峻立刑誅鉗當世縉紳之口一時譎籍半坐流言父子至於相持道路無復偶語忠臣不用而用臣不忠實事不聞而聞事不實忠憤扼腕智識寒心上愧漢臣既乏

朱雲之請劍。下慙唐室。未聞林甫之斲棺。坐令存沒之姦。備極寵榮之典。願言彈擊。無置渠魁。使六合之間。忠義之心。如日九泉之下。邪佞之骨。常寒庶幾。紹興湯御史之名。不在慶歷唐子方之下。此敢一出。一時公議大明。姦諛膽落。至今讀之。其人可以想見。余尤愛其言母病數語。曲盡情事。可爲孝子事親之法。

木瓜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傳曰。木瓜。楸木。可食之物也。按詩之意。乃以木爲瓜。爲桃。爲李。如今所謂假果者。亦畫餅土飯之義耳。初學記六帖。於木瓜門。引衛風木瓜之詩。亦誤。

關雎

大序云。關雎。后妃之德也。而魯詩云。后夫人。雞鳴佩玉去君所。周康王后不然。故詩人嘆而傷之。後漢皇后紀序。康王晏朝。關雎作諷。蓋用此也。顯宗永平八年詔云。昔應門失守。關雎刺世。注引春秋說題詞曰。人主不正。應門失守。故歌關雎以感之。宋均云。應門。聽政之處也。言不以政事爲務。則有宜淫之心。關雎樂而不淫。思得賢人與之共化。脩應門之政者也。薛氏韓氏章句曰。詩人言雎鳩。正潔敬匹。以聲相求。隱蔽於無人之處。故人君退朝。入於私宮。后妃御見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退反燕處。體安志明。今時大人內傾於色。賢人見其萌。故詠關雎之說。淑女正宮儀以刺時。三說不同如此。

論語

漢初論語三家魯人所傳曰魯論語卽今所行篇次也常山都尉龔奮長信少府夏侯勝丞相韋賢及元成魯扶卿太子太傅夏侯建前將軍蕭望之並傳之名家齊人所傳曰齊論語視魯多問王知道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昌邑中尉王吉少府朱畸瑯琊王卿御史大夫貢禹尙書令五鹿充宗膠東庸生並傳之惟吉名家古論語者魯共王壞孔宅得古文論語於壁中凡二十一篇有兩子張如淳曰分堯曰篇後子張問爲從政篇篇次不與齊魯同博士孔安國爲傳後漢南郡太守馬融注之安昌侯張禹受魯論於夏侯建又從庸生王吉受齊論擇善而從號曰張侯論最後行爲世所貴禹以授成帝後漢包咸周氏竝爲章句列於學官漢末大司農康成就魯論張包周篇章參考齊古爲注魏司空陳羣太常王肅博士周生烈皆爲義說吏部尙書何晏集孔包咸周馬鄭陳王周生說并己意爲集解宋侍講學士邢昺爲之疏古文者科斗文也卽蒼頡本書周所用

紫蓋黃旗

少司寇朱公鴻謨撫吳時嘗問余向聞紫蓋黃旗是何說余曰吳書陳化使魏魏文帝酒酣問曰吳魏峙立誰將平一海內者乎化對曰易稱帝出乎震加聞先哲之說紫蓋黃旗運在東南帝心奇其辭又江表傳丹陽刁元使蜀司馬徽與劉廣論運命歷數事元詐增其文以誑國人曰黃旗紫蓋見於東南終有天下者荆揚之君乎但知爲符瑞未明言其爲氣也及見薛道衡隋高祖功德頌云談黃旗紫蓋之氣恃龍蟠虎踞之險又宋書符瑞志云漢世術士言黃旗紫蓋見於斗牛之間江東有天子氣始知其所出朱爲

之擊節嘆賞曰。昔讀丹鉛錄。知紫電青霜。今因公得知紫蓋黃旗。君子所以貴三益之友也。

鳥鼠同穴

導渭自鳥鼠同穴。孔傳。謂鳥鼠共爲雌雄。同穴而處。蔡氏以爲怪誕不取。按甘肅志。涼州之地。有兀兒鼠者。形狀似鼠。尾若贅疣。有鳥曰本周兒者。形似雀。色灰白。常與兀兒鼠同穴而處。所謂鳥鼠同穴也。涼州唐屬隴右道。然則孔說非誕。

六經之後四人

陳止齋曰。六經之後。有四人焉。撫實而有文采者。左氏也。馮虛而有理致者。莊子也。屈原變國風雅頌而爲離騷。子長易編年而爲紀傳。皆前未有比。後可爲法。非豪傑特起之士。其孰能之。

玉帳

子美送嚴公入朝云。空留玉帳術。愁殺錦城人。又送盧十四侍御云。但足銅壺箭。休添玉帳旗。王洙注。玉帳術。云兵書也。增釋者。不過引唐藝文志。有玉帳經一卷而已。至玉帳旗。則不能通矣。按顏之推觀我生賦云。守金城之湯池。轉絳宮之玉帳。又袁卓遁甲專征賦云。或倚直使之游宮。或居貴神之玉帳。玉帳乃兵家厭勝之方位。主將於其方置軍帳。則堅不可犯。如玉帳然。其法出於黃帝遁甲。以月建前三位取之。如正月建寅。則巳爲玉帳。李太白司馬將軍歌。身居玉帳臨河魁。戍爲河魁。謂玉帳在戍也。淺識者當未易解。

改蜀都賦

左思別傳。思作三都賦。疾中猶改作。蜀都賦云。金馬電發於高岡。碧山振翼而雲披。鬼彈飛丸以礮礮。火井騰光而赫羲。此語甚工。今本作金馬騁光而絕影。碧雞倏忽而曜儀。火井沈熒於幽泉。高焰飛煽於天垂。似不及改本。鬼彈見水經注。瀘水傍瘴氣特惡。氣中有物。不見其形。其作有聲。中木則折。中人則害。名爲鬼彈。

四臣學於大師

散宜生。南宮适。閔天。大顛。皆學於大師。詩疏附。先後奔走禦侮。總言文王之臣。宜力任事。如此非專指四臣四行。天顛舉於瀘。獵見墨子。

古史官

古史官見於經者。書有史逸。及太史司寇蘇公。蘇公卽太史。故稱公。非呼太史而使書蘇公事。蓋是時蘇公以太史領司寇事耳。其他可見者。史過史墨。史克之類亦多。漢儒言容成造歷。大撓作甲子。皆黃帝史官。

君陳

周書有君陳篇。王伯厚以君陳爲周公之子。伯禽之弟。見坊記注。又竹書紀年。王命周平公治東都。沈約注。平公卽君陳。周公子。伯禽弟。疑注疏之言本此。

